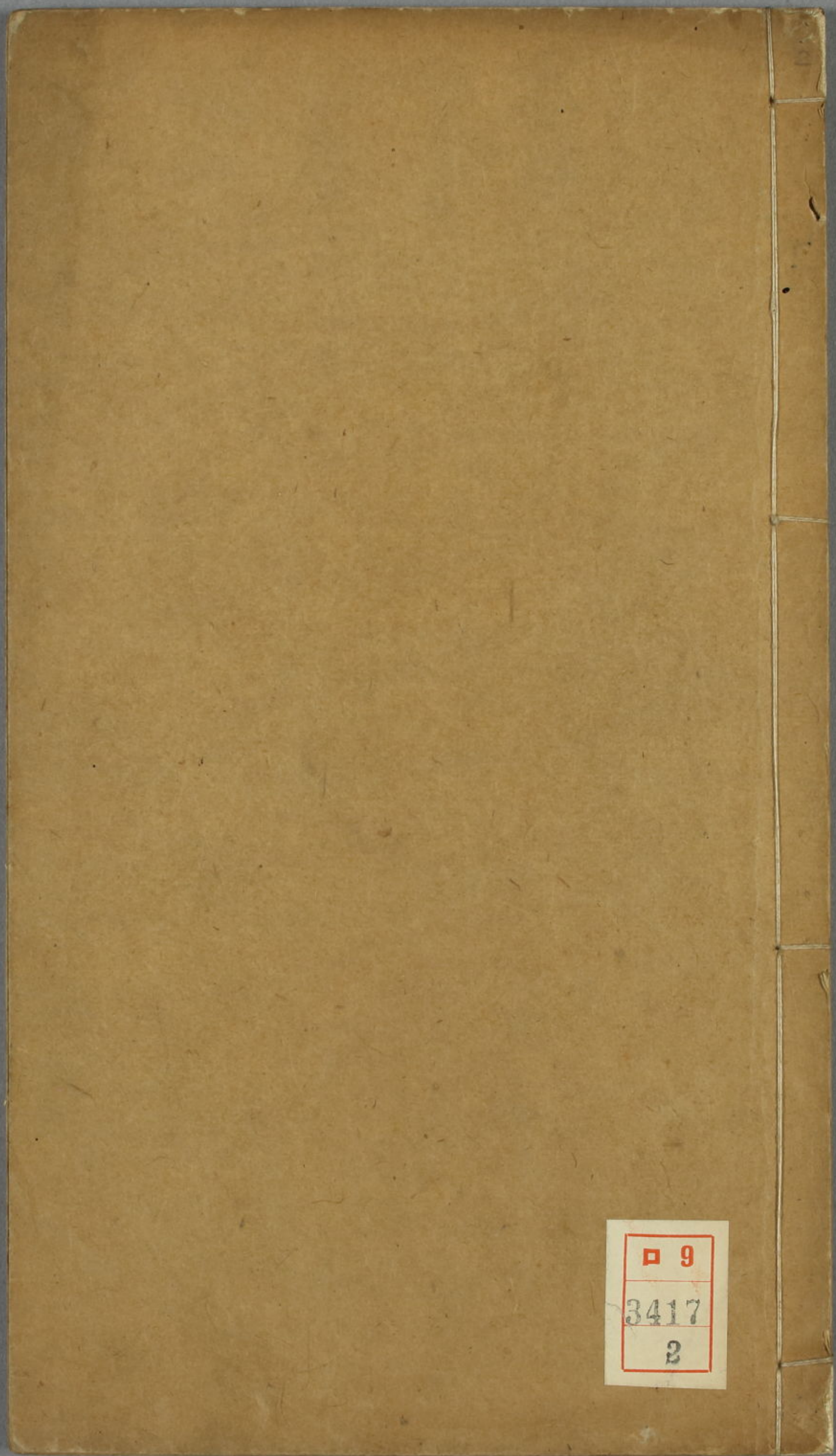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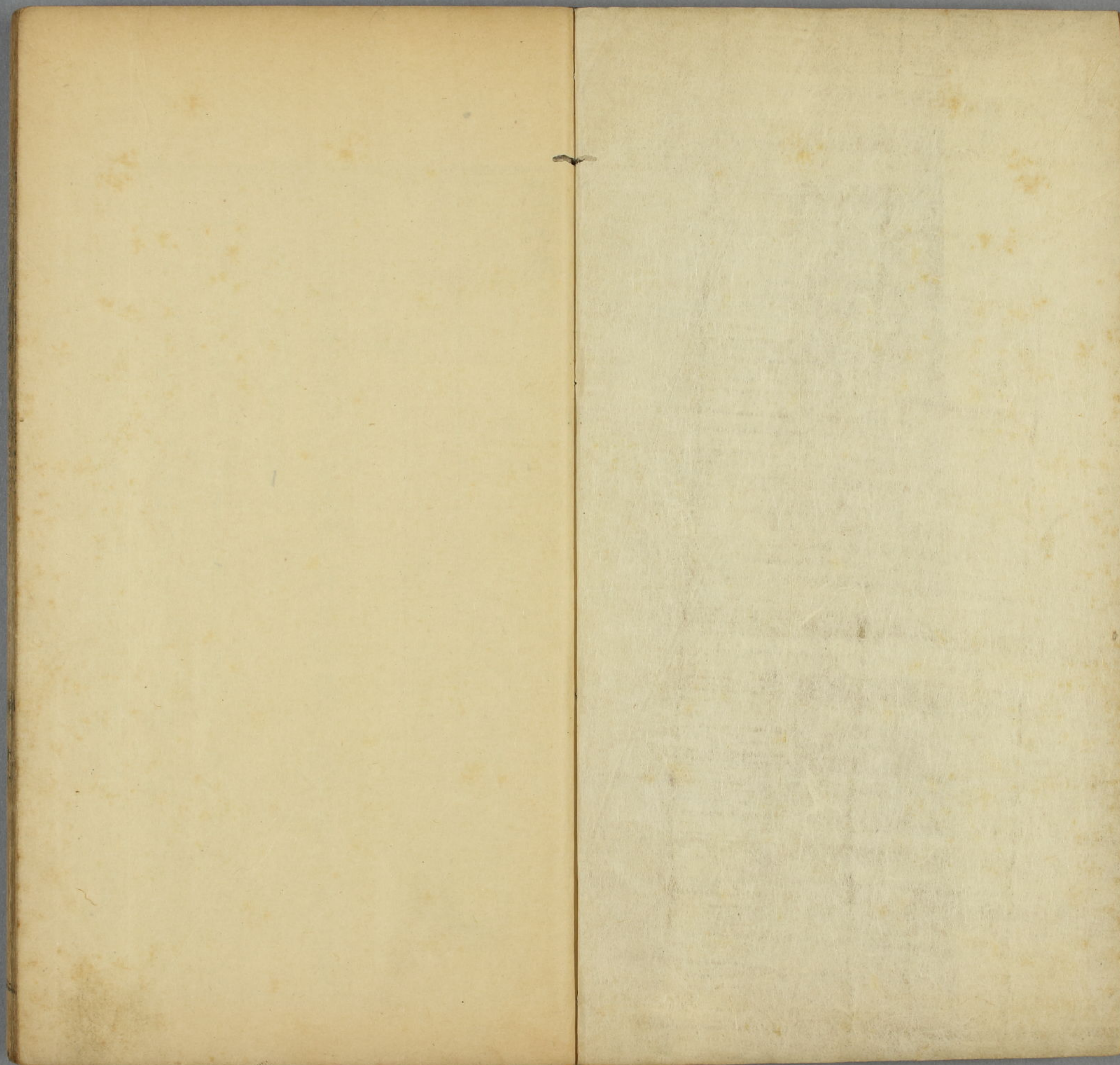




9  
3417  
2









閨範卷之二

寧陵 呂坤 叔簡 輯

善行

女子之道

嬪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嬪淑者也。故首女道為類六。得二十八人。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為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顧共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凡十四人。



齊傷槐女 趙津女消 齊太倉女 曹娥求父

盧氏代母 楊香扼虎 趙娥刺讐 謝娥殺盜

王女擊賊 叔禘禱疾 妙真祝壽 楊女辨冤

袁氏同焚 康氏乳弟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泛一而求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彼浣紗之女歿於伍員輕矣未嫁之女死以殉夫過矣是不可以已乎今錄歿得其正者三人

奉天二竇 詹氏全親 倪氏被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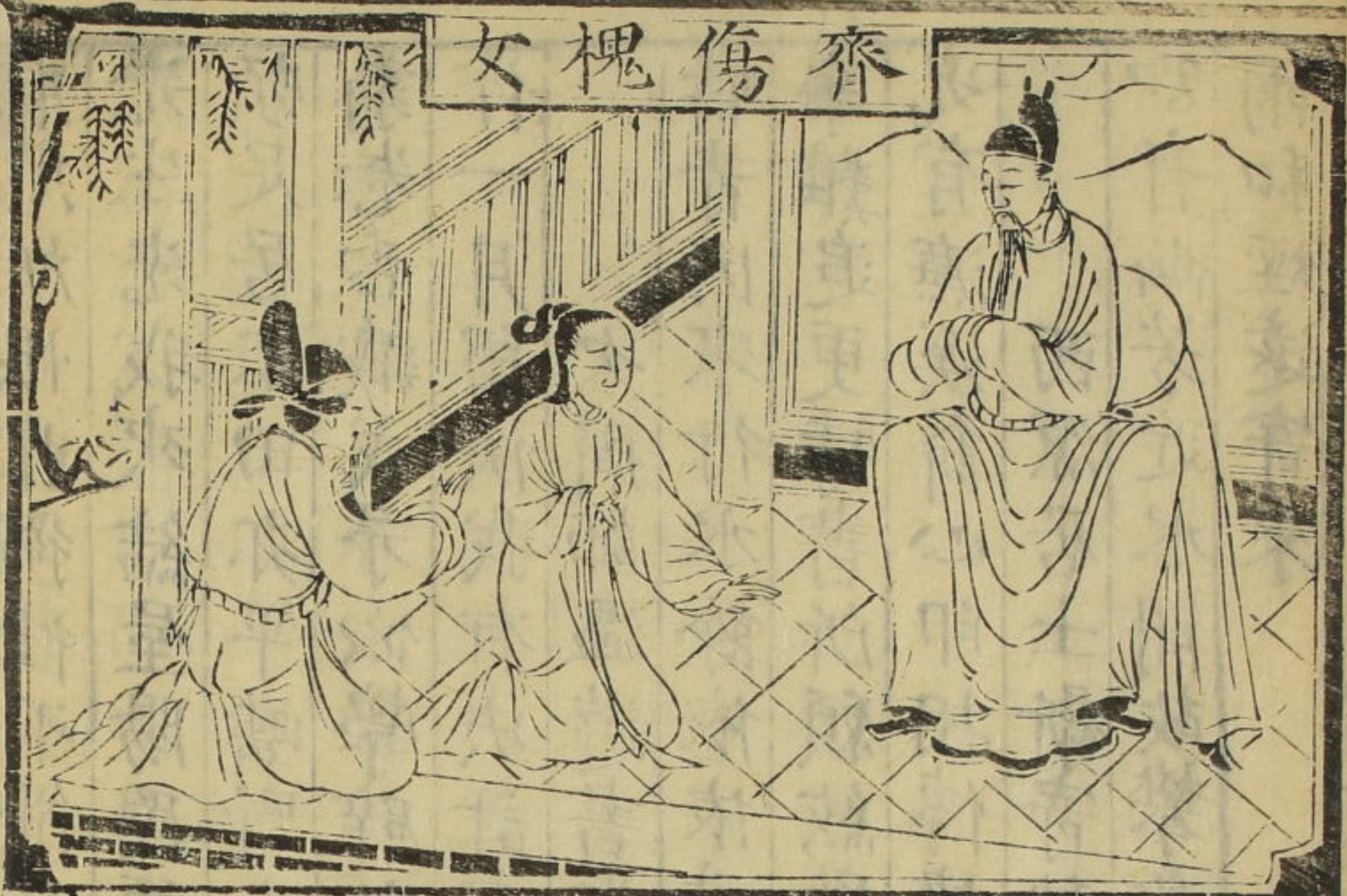
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助亦有力焉得九人

魯黔婁妻 柳下謚惠 楚冷陵妻 卻缺如賓

梁孟夫妻 王章夫妻 王霸夫妻 鮑桓夫妻

呂范夫妻





女道

齊傷槐女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惧。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見風雨不時。五穀不滋。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昔者宋景公時。大旱三年。

卜人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必欲人祀。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賤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趙津女媼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少櫂音節者一人。娟攘卷手伸

袖而請曰。願備父役。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與俱。義不

與嬖人同舟渡也。娟對曰。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音嬖畜驪右

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而克紂。主君

但欲渡耳。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許之。中流娟發河激之

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乎。將使人祝

袞音弗以為夫人。娟再拜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妾有嚴

親在。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娶。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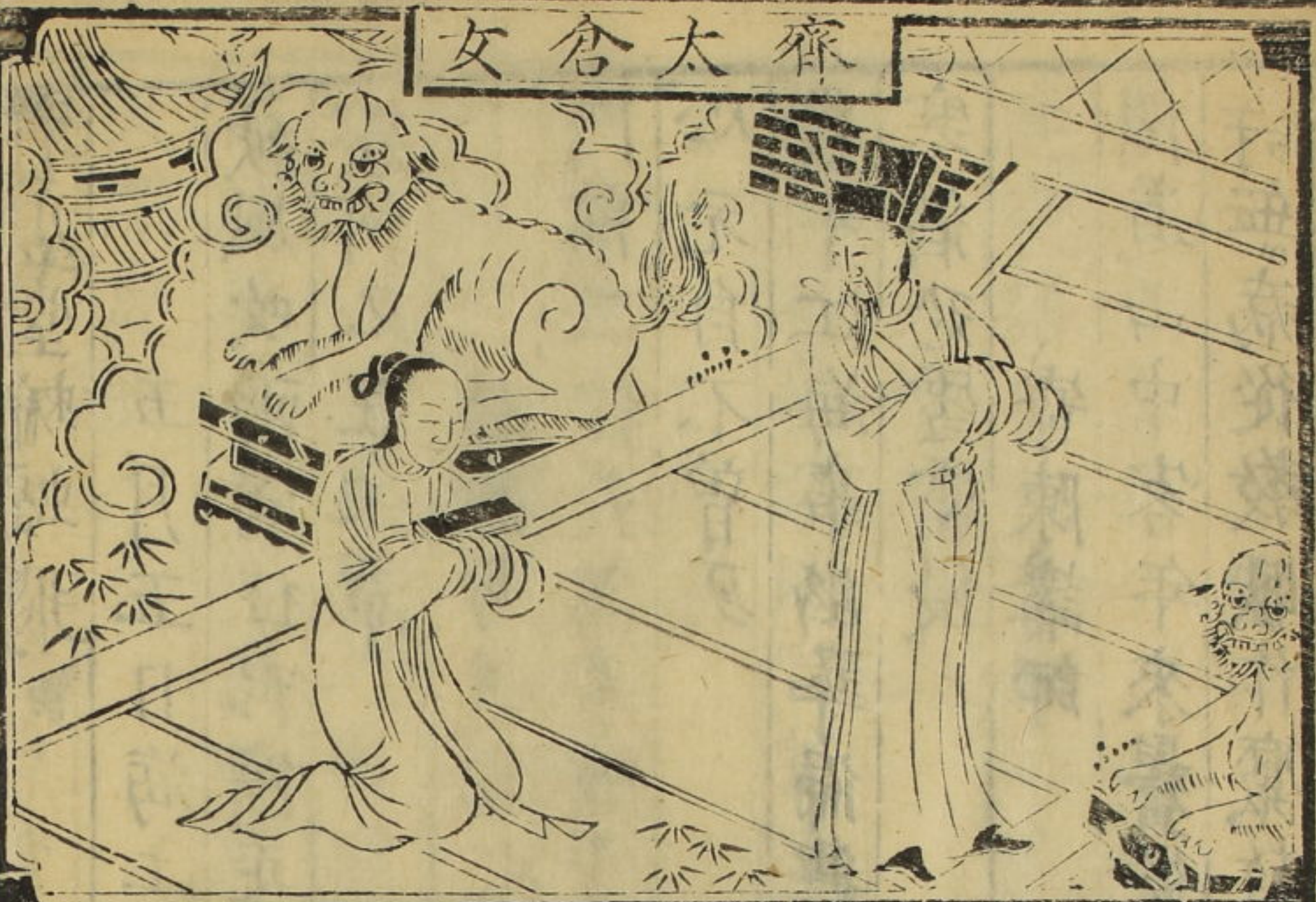
夫人。君子謂女娟通達而有辭。

呂氏曰。女娟救父有辭。而處身以禮賢矣哉。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音提公有女五人。無子。孝文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為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少者不可復生。肉傷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媿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訓道不純。愚民陷焉。而斷支體。刻肌膚。何其忍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脇者笞。音月足者音慶金。音慶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為人子者。可以媿矣。

曹娥求父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



曹娥求父



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尚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代母

盧氏代母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音世吞也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嘉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膽怯女子獨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楊香搯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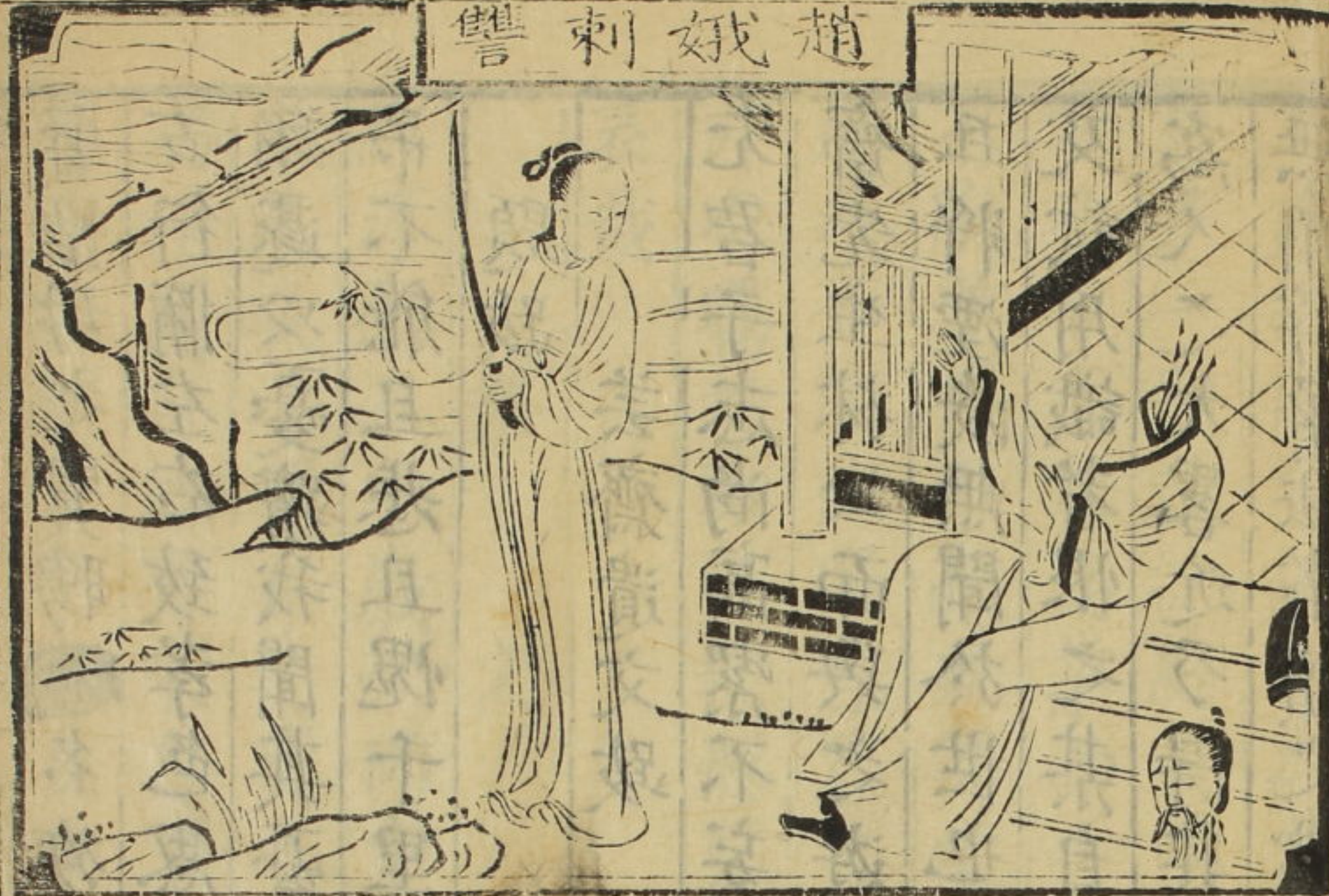
楊香搯虎

楊香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豐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乃搯音額手虎頸。豐因獲免。太守聞之。賜穀旌其門閭。

呂氏曰。惟義能勇。膽莫怯於女子。力莫強於閨門之少年。猛獸多力。莫強於噬人之虎。香也。乃能搯其頸而救父以生。向非孝念迫切。奮不顧身。以勇以力。豈

能自敵哉。幸而兩全。亦有天祐。若香之心。則俱死亦無恨矣。

趙娥刺讐



趙娥刺讐

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俱故。娥陰懷感憤。隱刃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喜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公曰。怨償音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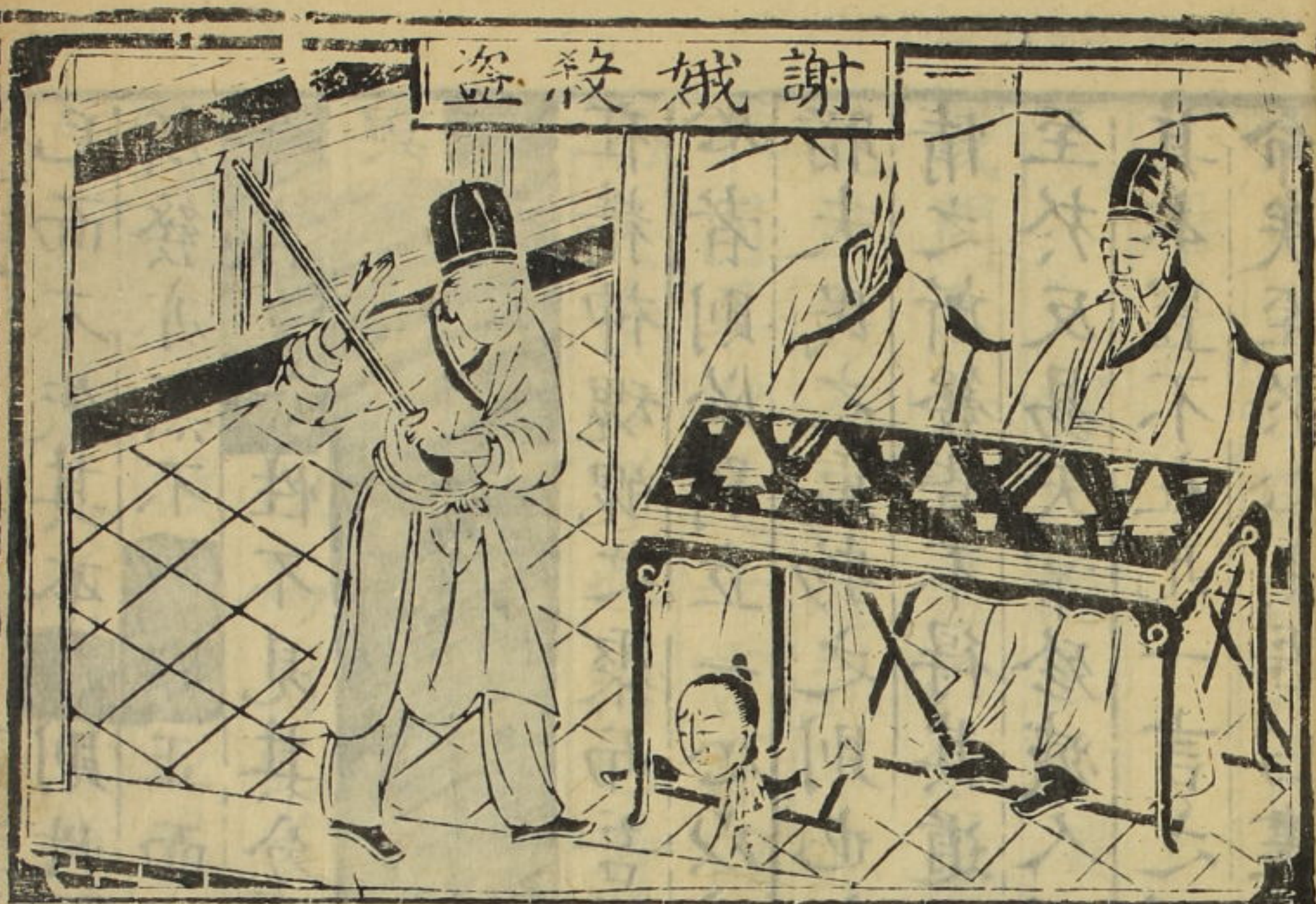
古今賢媛圖卷之二  
常禮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適龐氏生消。

呂氏曰。十年恥共戴天。娥也不亦孝乎。都亭能殺父讐。娥也不亦勇乎。既殺願甘就刑。娥也不亦公乎。此丈夫行而女身。今之人而古心者也。吾敬服之。

### 謝娥殺盜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為商賈。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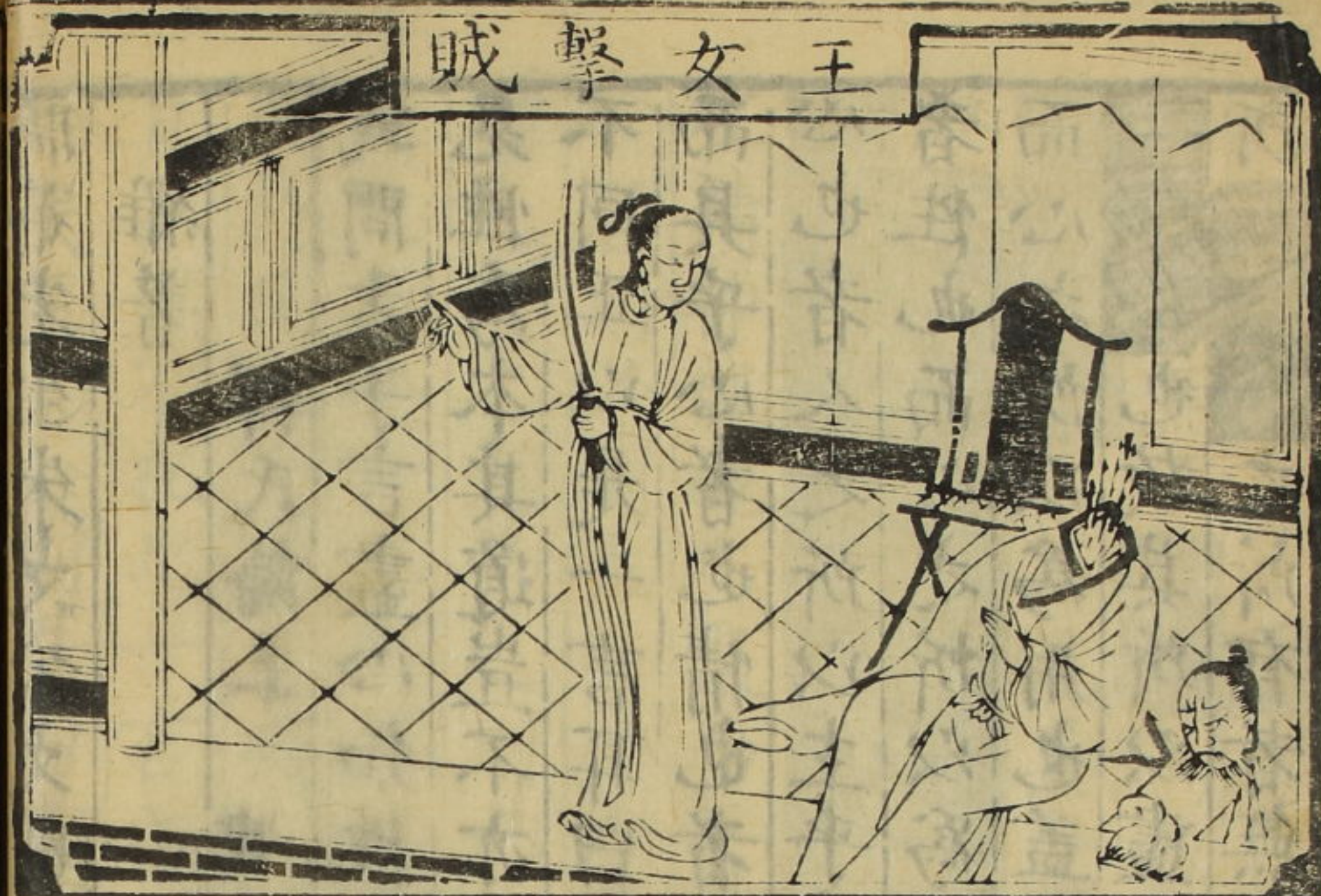


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誰為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赤松與遊之類乎。

### 王女擊賊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事劉聰。為西楊州刺史。蠻楊芳陷楊州。廣被殺。女時





年十五芳納之女。於是夜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礼凌人。吾所以不即死者，欲誅汝耳。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乃自殺。

吕氏曰：王廣女謝小娥，其心一也。術工不工，遇幸不幸耳。設廣女傾心以事芳，待其寢熟，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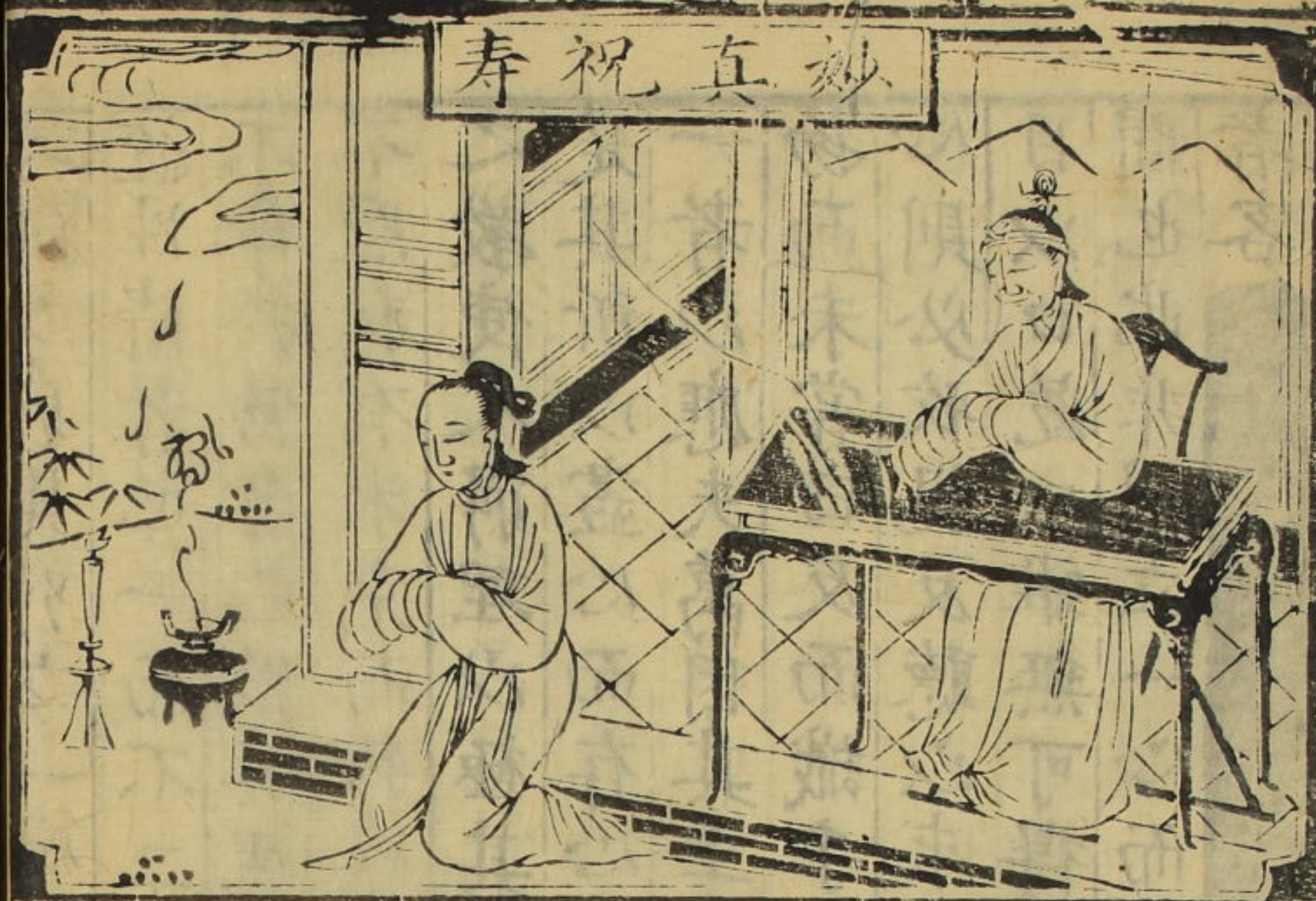


臥內殺之，亦甚易。惜也。積忿所激，不甘一夕之權。暗室所加，不中當歿之處。荆卿所以抱千古之悲也。

### 叔禱禱疾

羊氏名叔禱，音揮南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叔禱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称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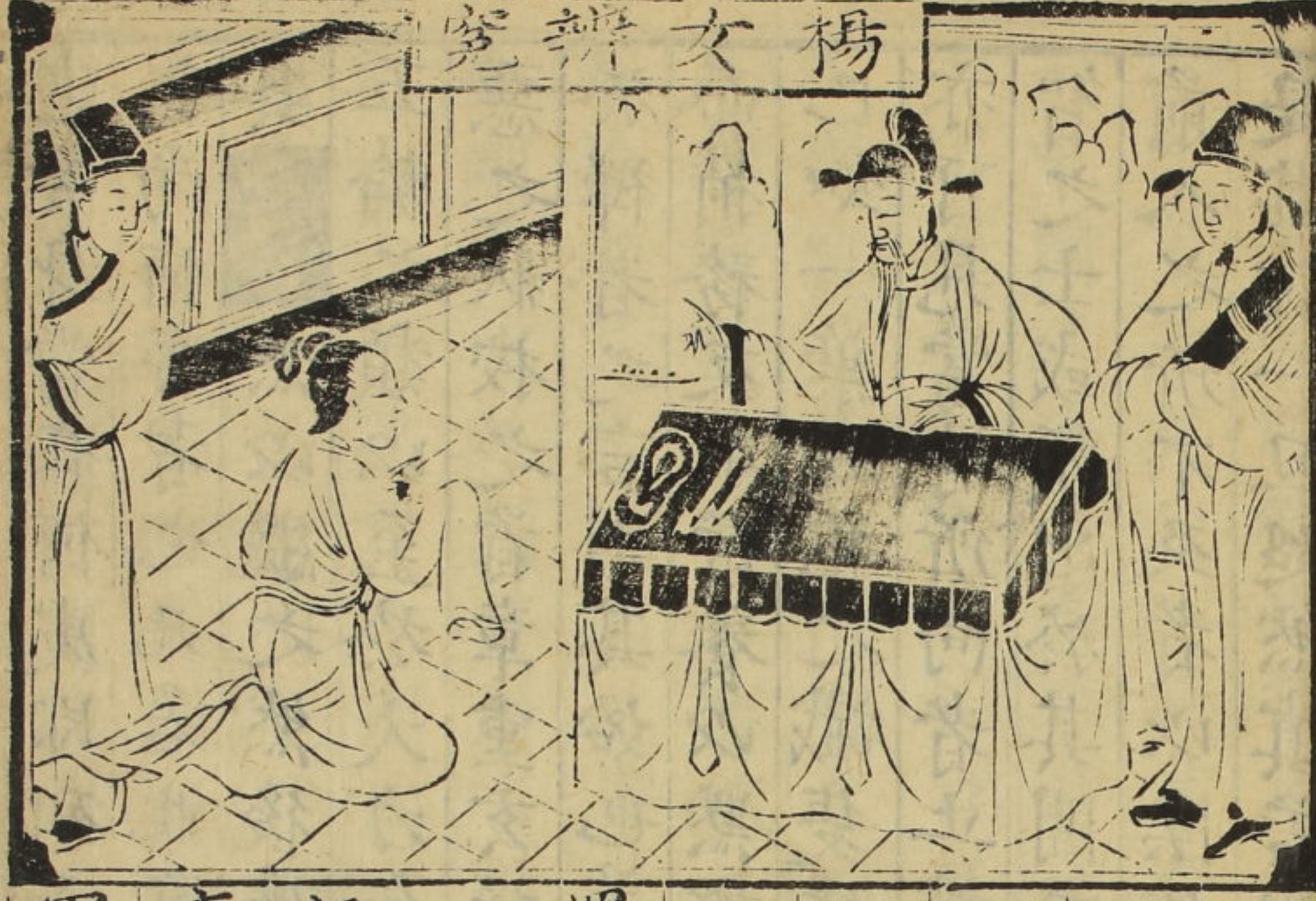


言而疾愈

呂氏曰。心真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禱之感。枯桑君所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孰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妙真祝壽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呂氏曰。葛妙真。為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楊女辨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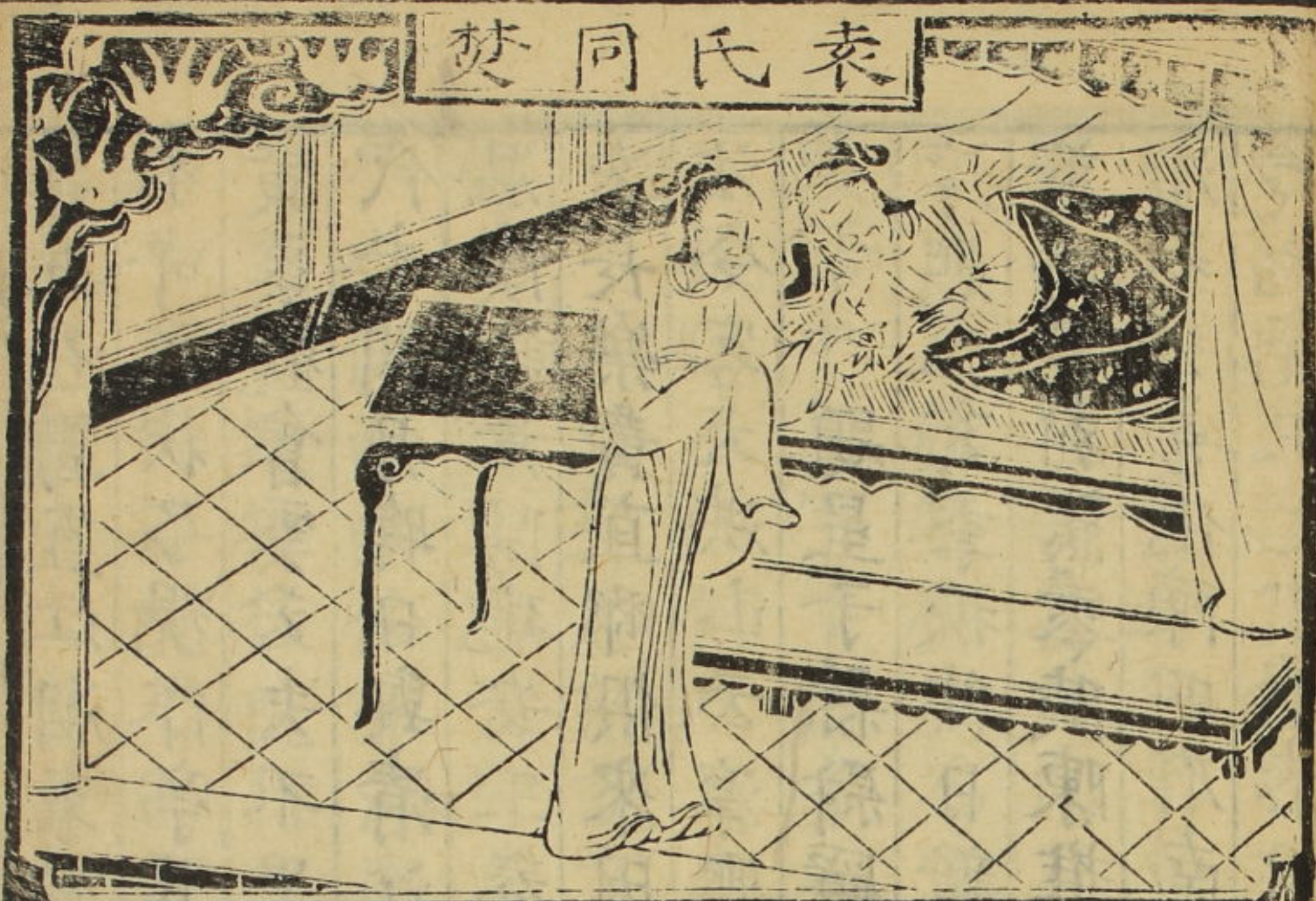
羅江張氏者。家富。夫亡。妻楊氏。與一女寡居。一日親黨婚會。母携女行。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歿於庫。提刑張文饒。疑楊有私。命石泉軍効治。拷掠備至。終不服。女曰。母



以清潔受誣。死將上訟於天。大號哭而死於廳事。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天雨雪。勘官李忠寧夕坐。恍有猿墜於面前。自念殺人者非袁氏乎。有門卒忽言。張氏傭夫曰袁大執而訊之。即伏曰。適盜庫金。遇乙。恐發覺。遂殺之。楊乃得免。人以為孝感。郡守扁其居曰孝感坊。

呂氏曰。張女朝夕母氏。潔耶污耶。固所真知。一旦加以所無之惡。苦以難堪之刑。女也一哭而死。蓋悲憤所激。猿何從來。女之英靈托事以悟勘官也。張文饒欲以譴識成獄。可為聽訟者之永鑒矣。

袁氏同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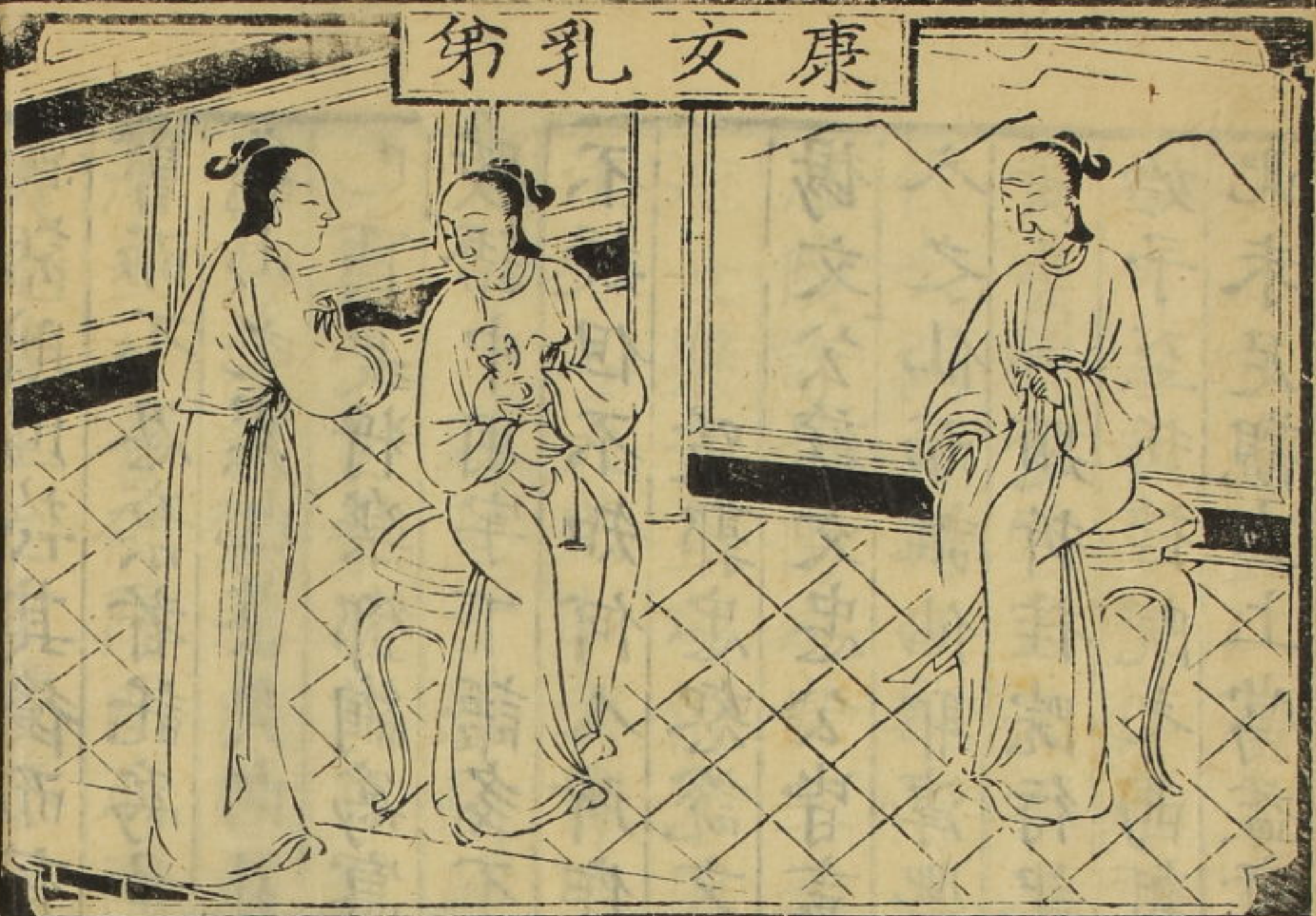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癰瘕。卧於床。女事母盡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嬖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音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若宋



康女乳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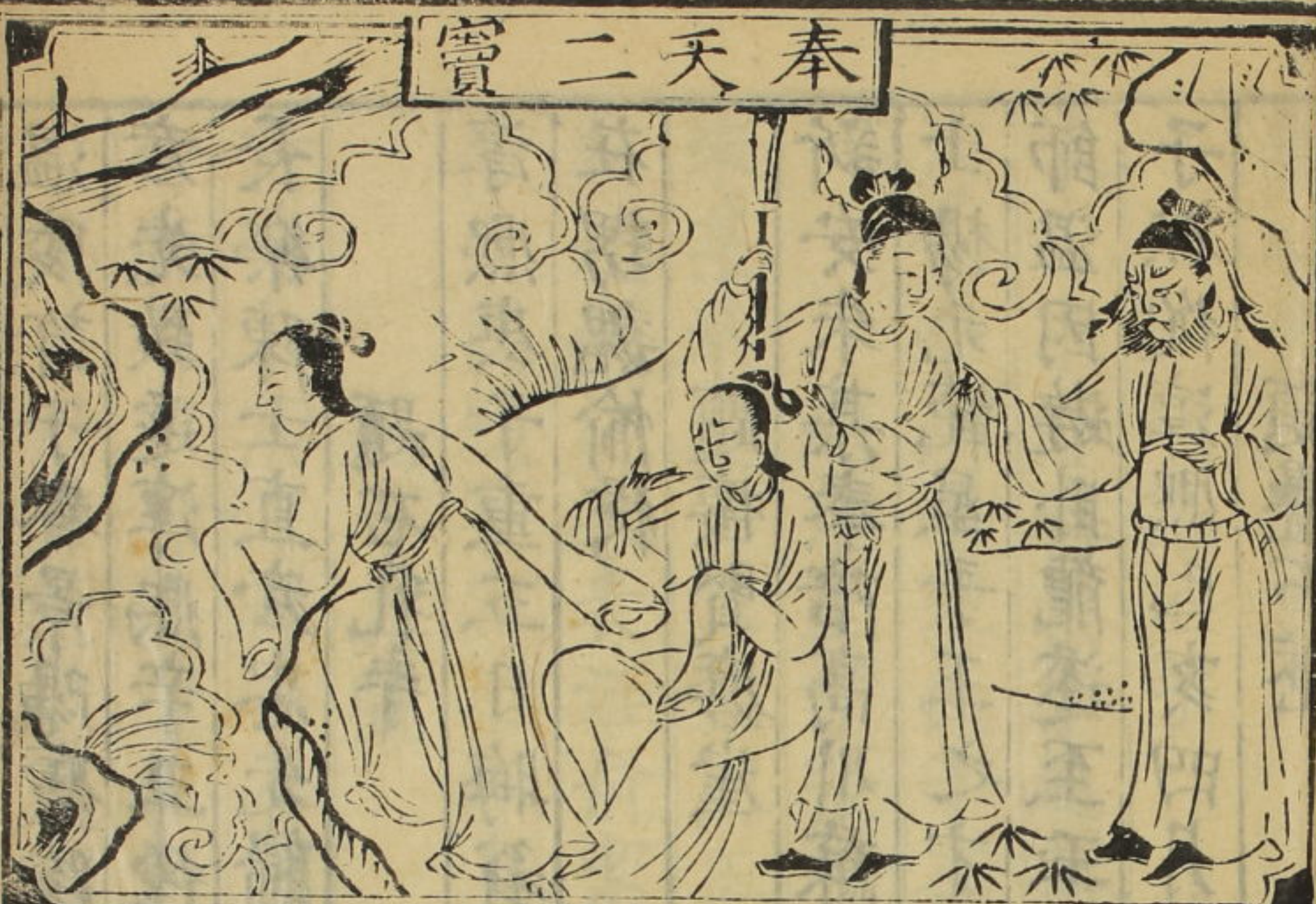
伯姬者。無乃過乎。

康女乳弟

康孝女。本朝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壻。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邁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奉天二竇



奉天竇氏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容姿。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奔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呂氏曰奉天二竇燁載籍間古今稱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瓊州二韓眉山二王膠州二王長沙二尹嘉興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往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寧有是哉夫人君淫縱豪奢多欲喜事則賦歛日急賦歛急則海內日貧凶民壯士負氣不平衣食無賴而有司汰令煩苛胥肆誅求以激其不逞之怒由是劫掠貨財屠戮男女江河流赤子之血原野積仵夫之骨兵連禍結而社稷遂亡人君亦何利哉始知保四海之民者乃所以奠萬世之安而君崇節儉官誅貪饕

乃已亂之源也

詹氏全親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巢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音呂貧也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焚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待侍將軍足矣遂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而死賊



古今賢女圖卷之二  
相顧駭嘆而卒

呂氏曰宋儒有云歿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賢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女可為處變法矣

倪女被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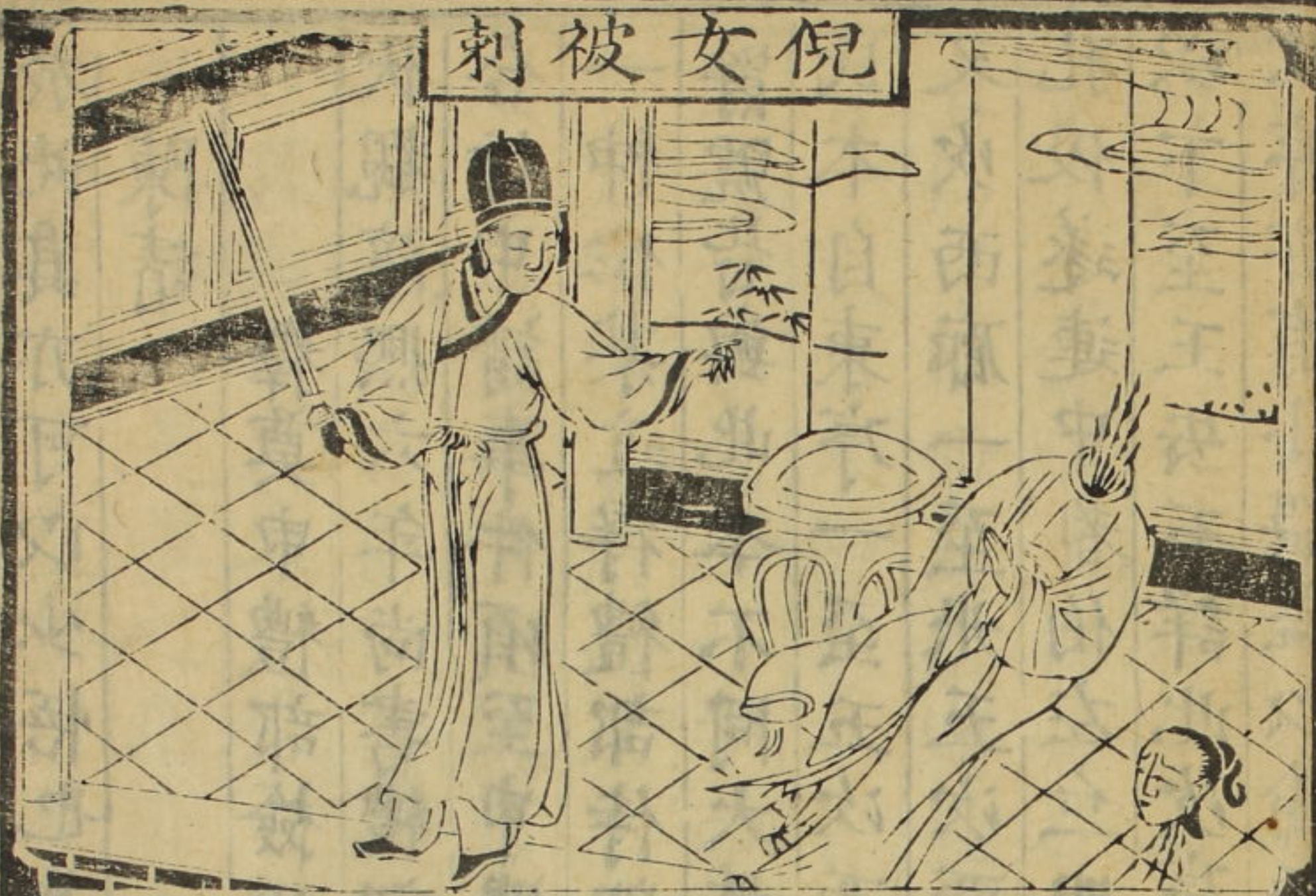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徃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為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自固正為君守身不敢苟從耳

君乃見刺耶言訖而絕老生遂縊  
歿詔旌其墓曰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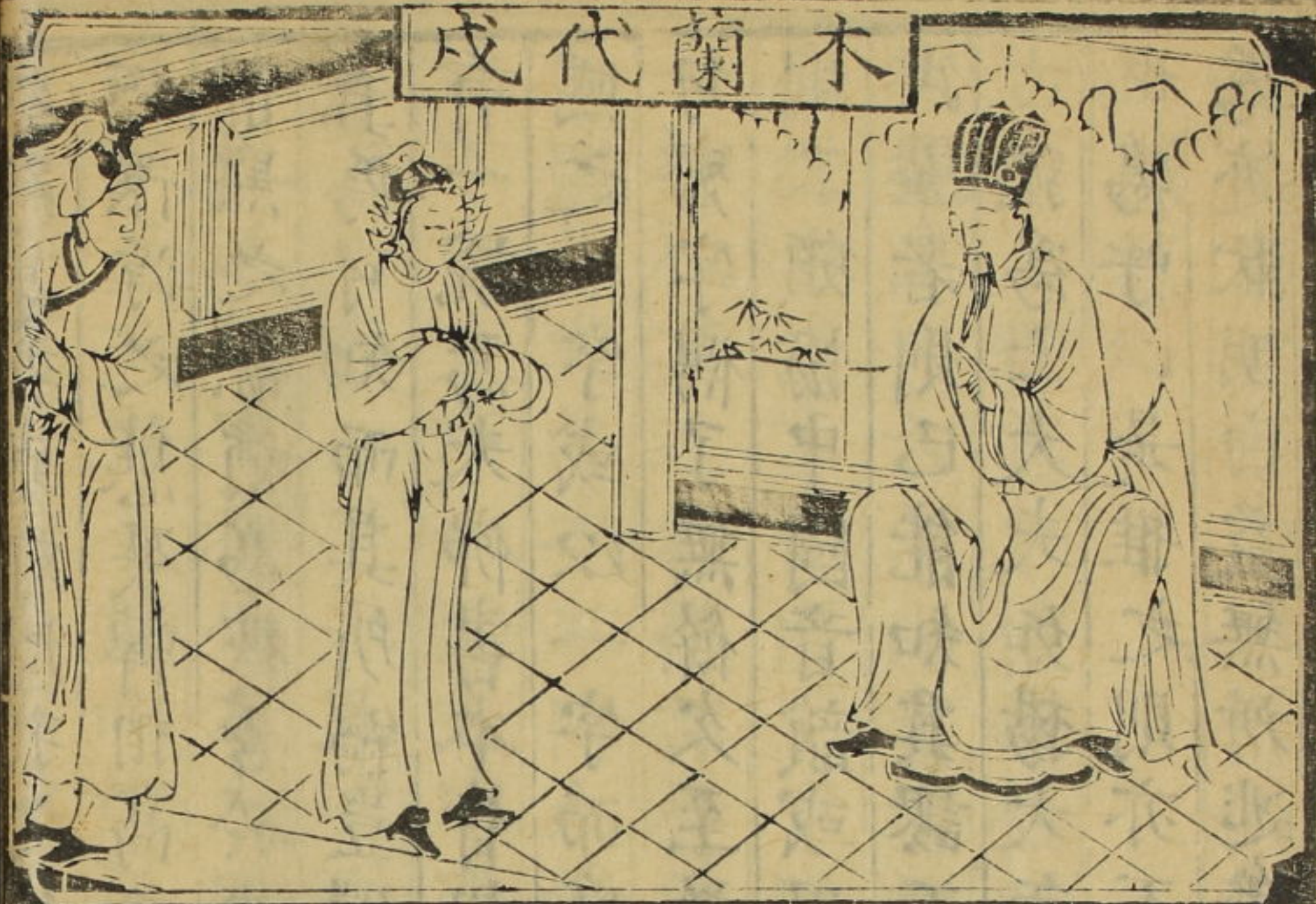
呂氏曰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令色未行寧歿不為苟合之事况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牆者其夫耶非耶

木蘭代戍

木蘭唐商丘人父病不能從軍為有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女也清白之操可比冰







王歸賦戍邊詩一篇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云無所思。女云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侍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音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聲。喚女但聞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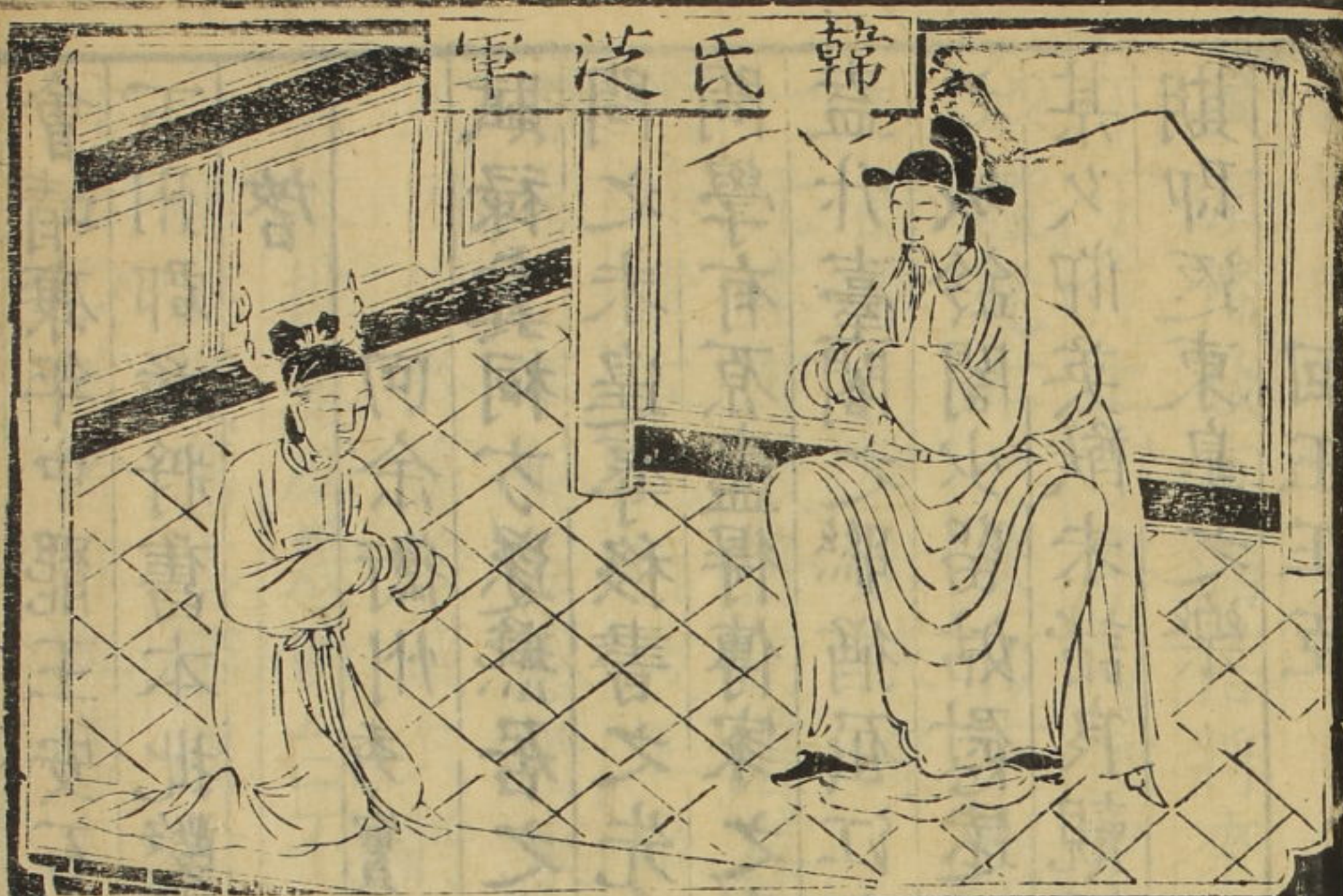
河流水聲。戍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音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音可汗音稱天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妹聞姨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捉。或作扑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呂氏曰。世之君子。堅白之真。不足以當磨涅。瓜李之地。不敢顧其履冠。夫惟不可試。故不敢以自試。不自信。故不足以信人。若木蘭者。人何嘗有失身之議哉。三軍之衆。十二年之身。人且不知其為女也。又何從而議之。士君子處世。獨知之心。可質天日。同人之迹。可和塵光。木蘭其秋師哉。

### 韓氏泛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王。琮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泛王琮兵掠雲南。還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為韓貞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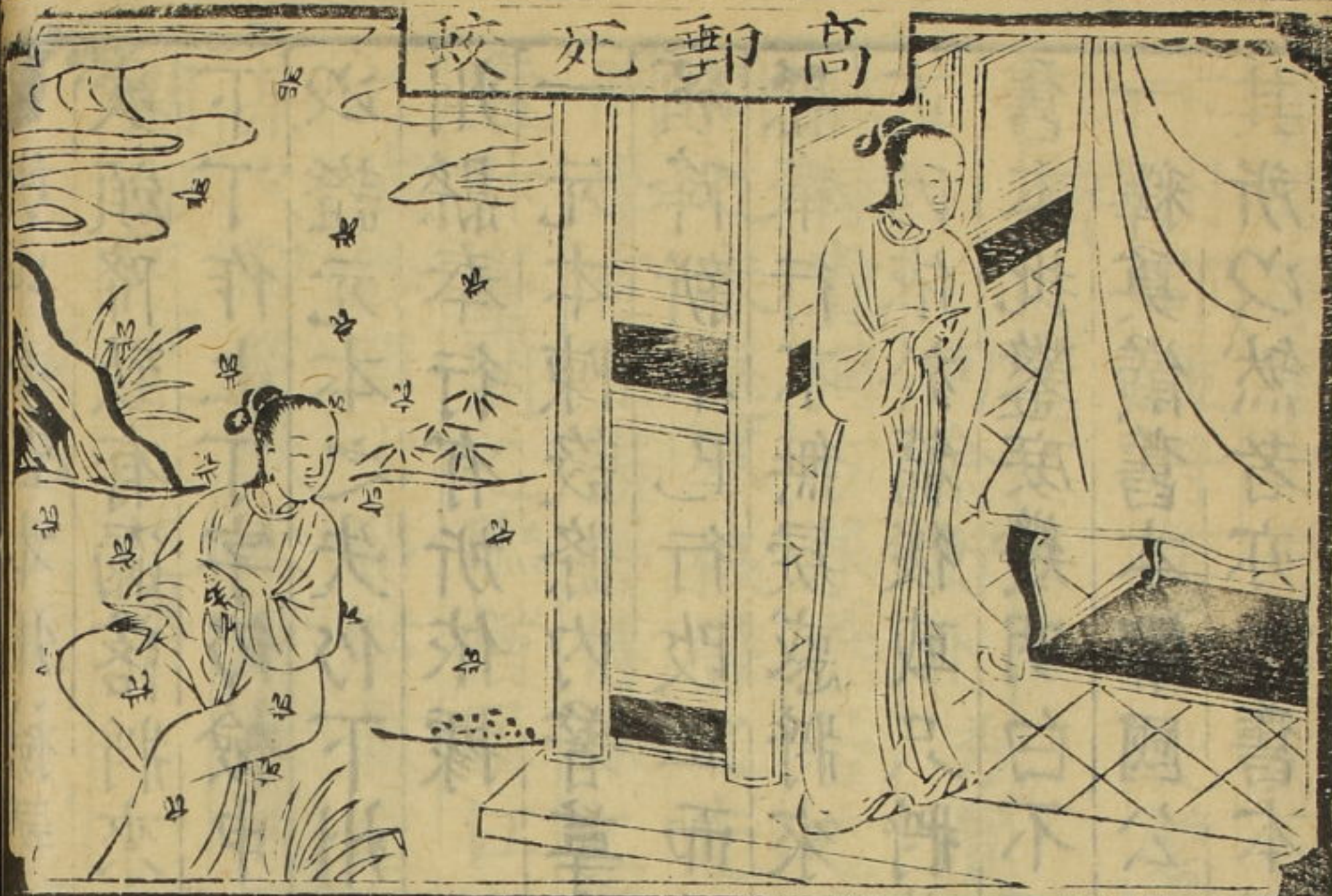
呂氏曰。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智以全身。智者事也。死者無可奈何之見。音現着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豈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正者也。

### 高郵死蚊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



高郵死蚊



別嫌阿家為誰而可入耶。獨露宿  
草莽中。行數日。竟為蚊噪而死。筋  
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為露  
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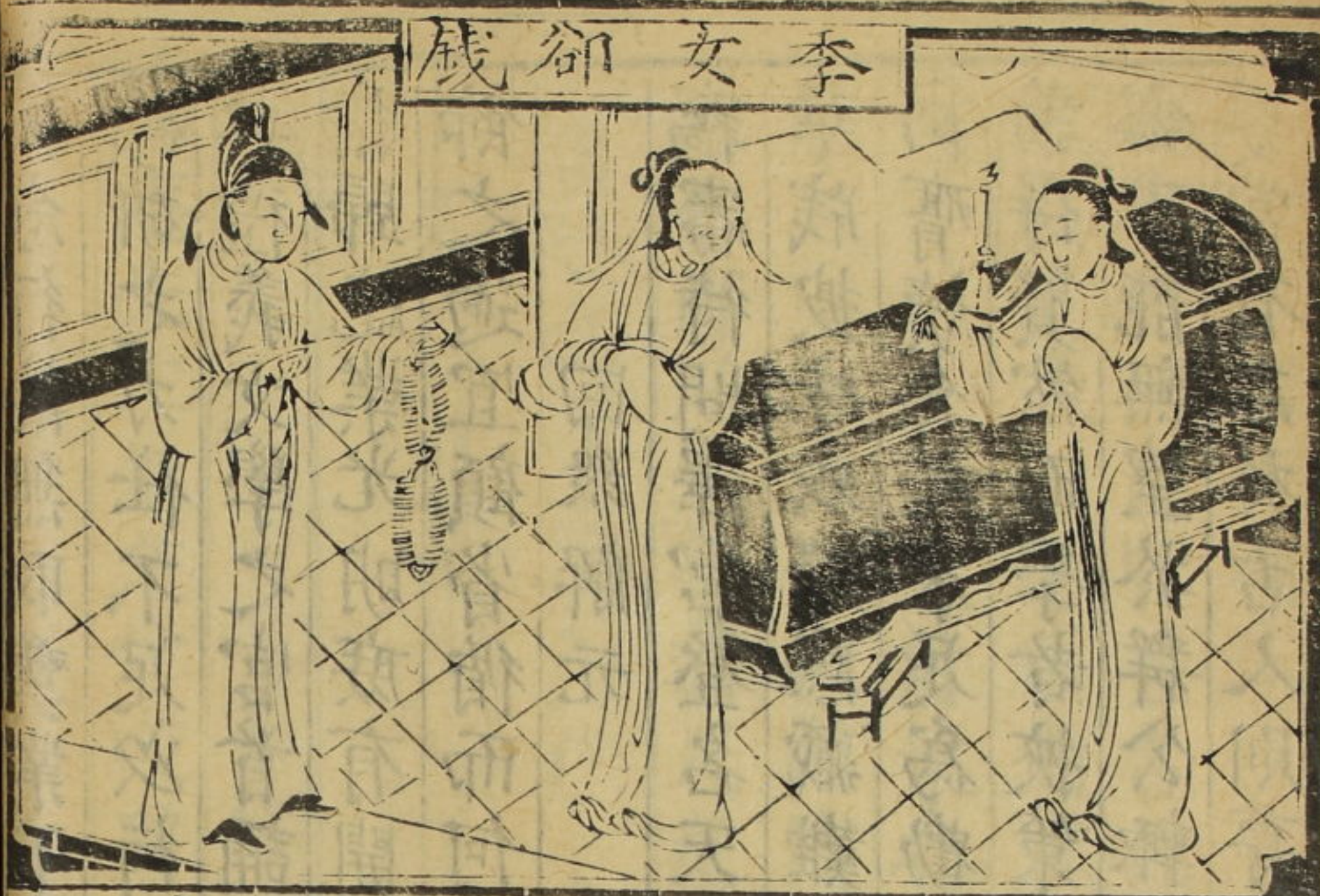
呂氏曰。高郵不忘其事而有祠。  
吾里人有謁其祠者。又載之劉  
叔剡啓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  
行。旦夕不相離。即投民舍。少避  
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  
名。重於生。死固於此。古侍從無

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翁婦相避。夫  
兄弟妻相避。而叔嫂妻妹。嫚罵昵謔。兄弟姊妹同食私語。  
男僕與主人少婦。理衣上食。覲面交談。不但受授之親而  
已。即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  
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微  
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於亡禍敗之為懼也。

季女卻錢

曹脩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  
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  
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庶。見信於女。女愛父之德。寧不能歸。葵而不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齊宿瘤女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恠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



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有項。大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命。使者以金百鎰。往聘之。父母驚惶。欲洗加衣。女曰。昔以惡衣見王。今受容更服。是修文也。乃如故。入宮。閔王以見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



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音不斲。音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於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音豈穀音。美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歿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惧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改。其後燕遂屠齊。閔王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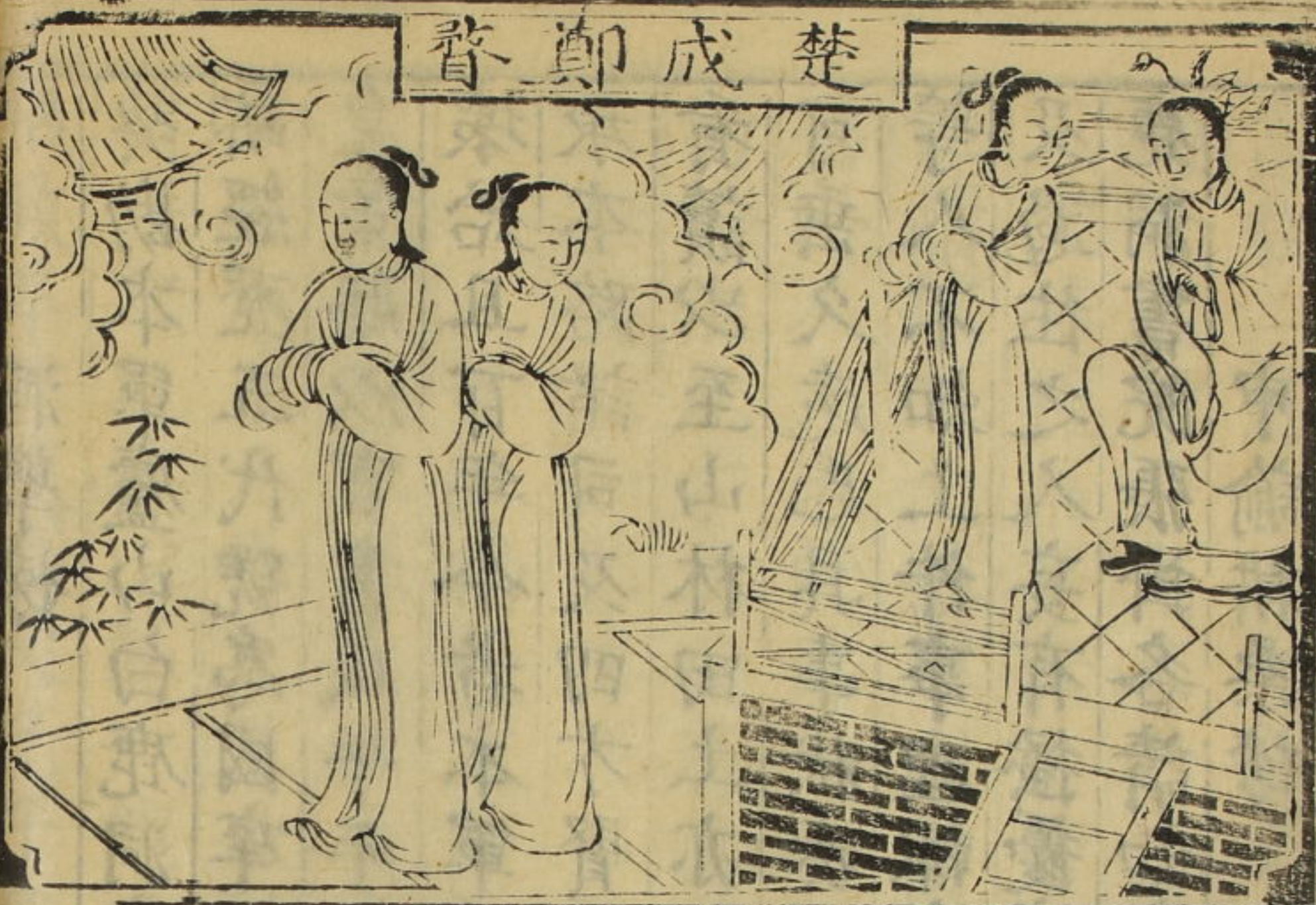
呂氏曰：女子豈專在色哉。一宿瘤也。識高見遠。後宮美女皆面媿。心服。齊國因之大治。彼尤物者。徒傾人城國耳。何以為哉。何以為哉。

### 楚成鄭瞽

鄭瞽音者。楚成王之媵音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人皆傾視。子瞽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女為夫人。不顧。」又曰：「顧。吾封若父兄。」子瞽遂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為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



楚成鄭督



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為太子問之，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既置而黜之，必亂。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子督。子督曰：令尹之言是也。王弗聽。其後商臣譖子上而殺之。子督謂其保曰：昔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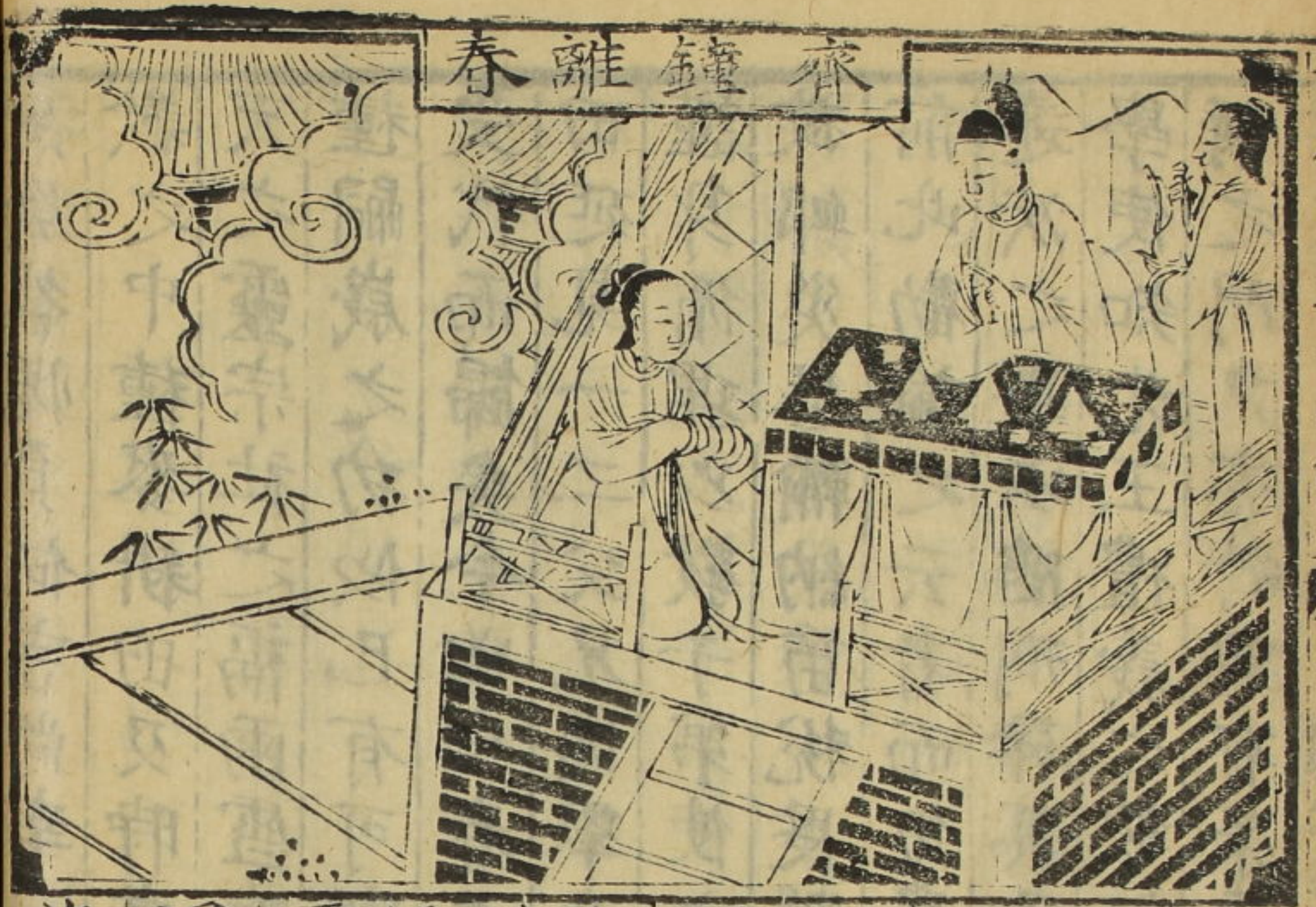
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譖王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且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嫡庶分爭，禍必興焉。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督曰：不可。王又弗聽。子督謂其保曰：吾聞信不見疑，今王易太子，吾惧祲亂之作也。而言之王，王不應，其以太子非吾子而疑吾譖之者乎？不如死以明之。乃自殺。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果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煩音煩而歾，不許。遂自經。

呂氏曰：好視喜聽，女子之常態也。律以靜正之容，則非矣。鄭督不顧楚王，可以觀閑定之養，不動以富貴，可以觀澹泊之心，顧於父兄之封，可以觀孝友之道。一顧不顧也，而



天下聞其賢。後世仰其德。笑則女子一言一動。可不慎乎。乃因諫不行而自殺。則過矣。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人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

謹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奉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於鄉里。而以布衣千萬乘。必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善隱。王曰。隱固寡人所願也。言未卒。忽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又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張目吐舌。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內聚奸臣。衆心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林崩弛。音施廢也社稷不定。一殆也。漸音尖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音郎干交疏。翡翠珠璣。幕音幕絡連飾。萬民罷音皮極。二殆也。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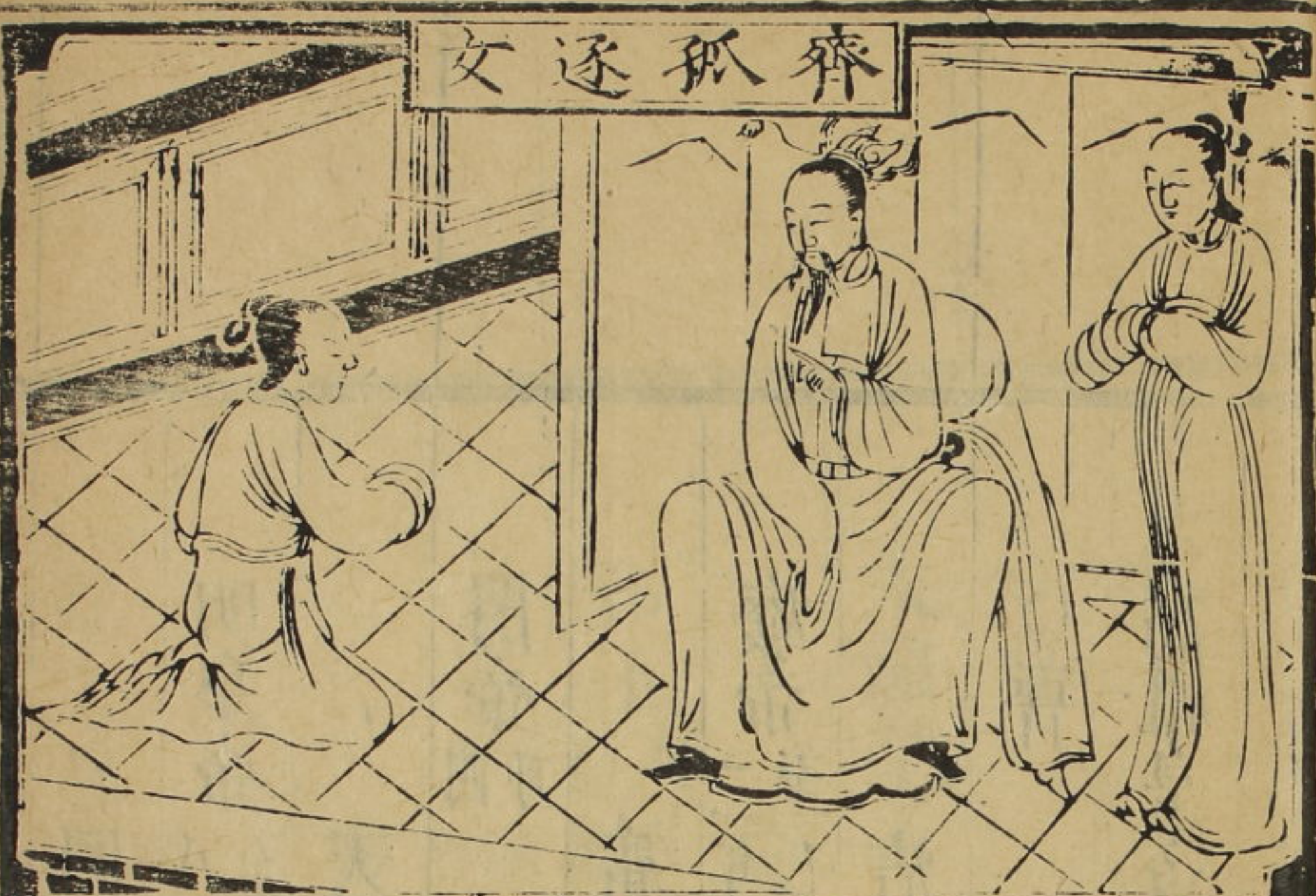
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  
殆也。飲酒沉湎。音免以夜繼晝。女樂俳音排優綖橫大笑。外不修  
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喟  
然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毀漸臺。罷女樂。退  
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音批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  
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  
醜女之力也。

呂氏曰。無鹽色為天下棄。而德為萬乘尊。亦大奇哉。世之  
婦女。醜未必無鹽。而為夫所棄者。當亦自反矣。以無鹽之  
陋。出切直之語。而齊王猶尊寵之。狂惑之夫。不受婦人之

諫者。當亦自媿矣。

齊孤逐女

即墨有女。少孤貌醜。過時不聘。齊  
相嬖成。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  
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  
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  
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  
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是孤逐  
也。王何辱焉。王曰。吁。夫牛鳴而馬  
不應。非不聞也。異類故也。此人必





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女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女曰。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音崔榱音老墮。音榱榱墮。則屋幾覆矣。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吾相奚若。女曰。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吾相可易乎。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胥過之者。易何不可。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在知類。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音委。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奈何。女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而胥道歸。越王敬螳螂。而勇士至。棄公好龍。而龍下。類也。頃王曰。善。遂尊事國相。以

孤逐妻之。齊國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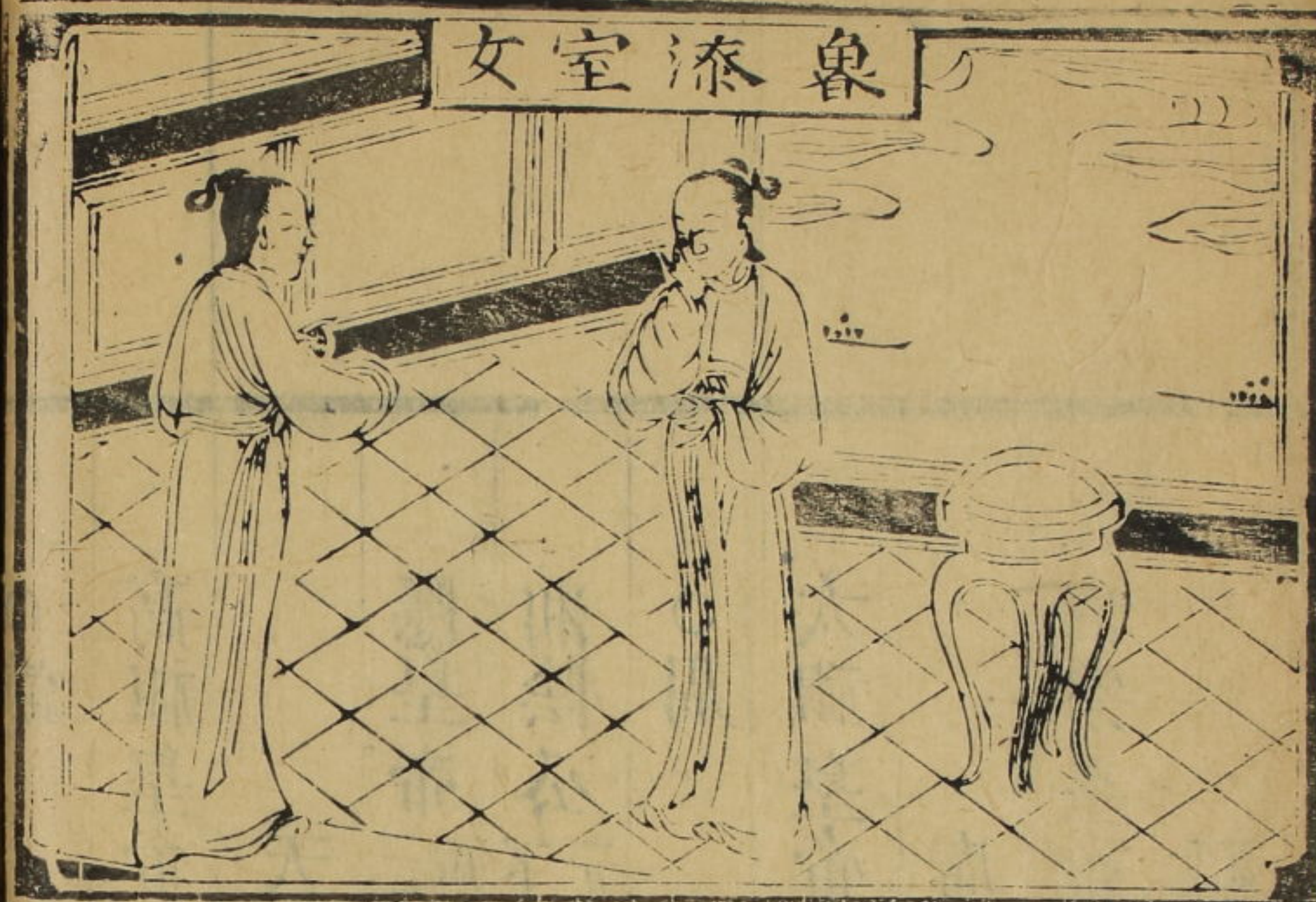
呂氏曰。有道哉。孤逐之言也。女子抱豪傑之識。田野懷廟堂之憂。此目之魚四語。可為萬世相鑑。明王用人。數語。可為萬世任相之鑑。

按無鹽孤逐。皆齊之奇女。惟是自薦於王。傷女道之正。余故列於諸女之後焉。

###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時魯穆公老而子幼。女倚柱而嘯音笑長出氣也。隣嬪曰。何久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偶。尋夫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知也。吾豈為





不嫁而悲哉魯君老太子幼鄰嬖  
笑曰魯大夫之憂也嬖人何與焉  
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  
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  
歲不食葵鄰人有奔女其家倩也  
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  
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  
孺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  
魯國有患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  
避乎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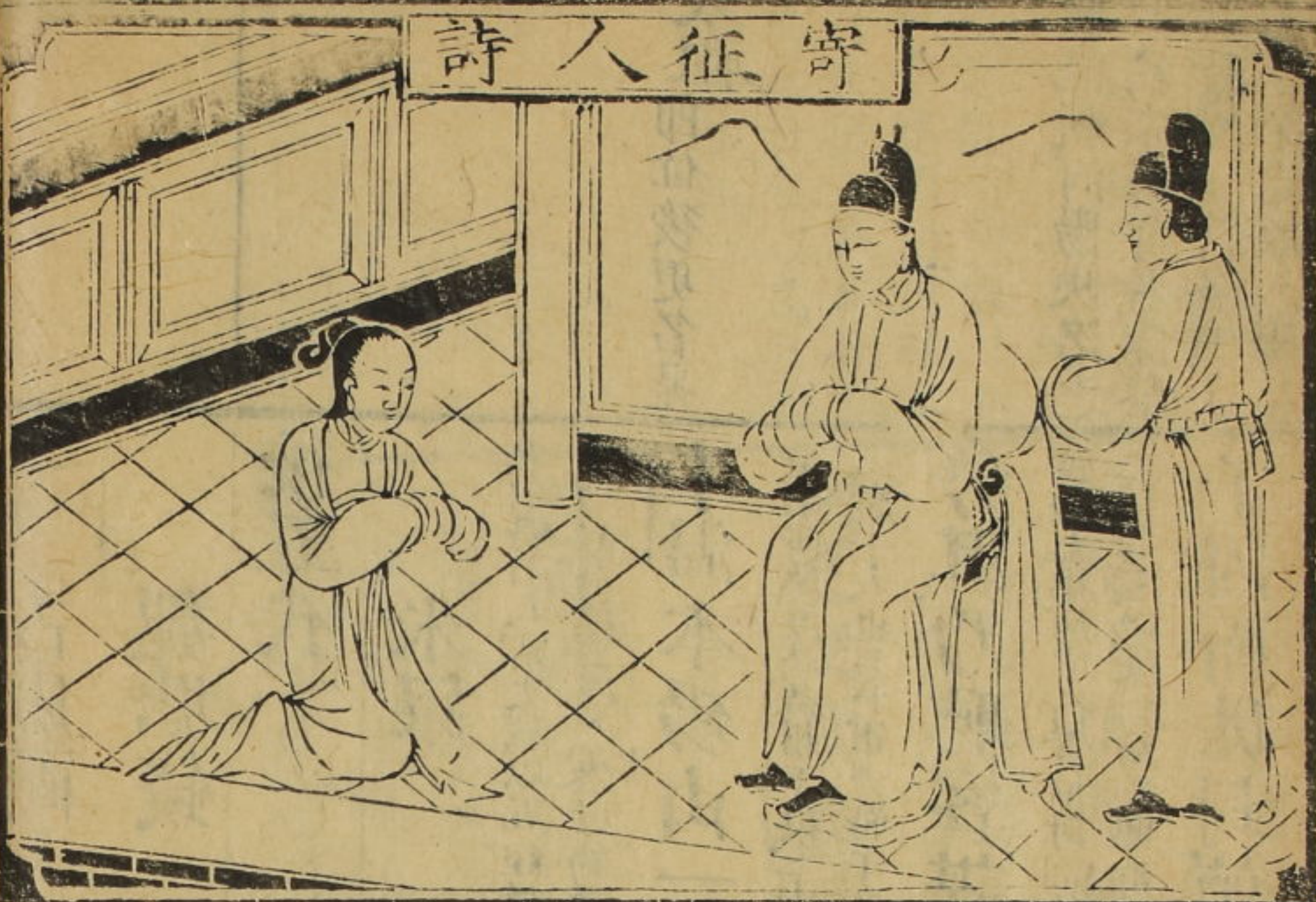
戰聞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呂氏曰女子無憂即憂亦不過衣食之計耳漆室之私憂  
魯大夫之所竊笑者也吾錄之不謂漆室奇所以媿謀國  
之臣甘為處堂燕雀而不懷漆室之憂耳安車飽食焉用  
爾為

### 寄征人詩

唐開元中恤邊士之苦續音况衣音况衣音况製於宮中有邊士於衣  
中得詩獻帥帥以詩聞玄宗徧示宮中曰作者無隱不汝罪  
也一宮人叩頭自言萬成上深閤之遂以嫁得詩者曰吾為





汝結今生緣。三軍聞之。莫不感泣。其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呂氏曰。今生已過。其言可悲。重結後緣。其志已定。是詩也。不失情性之正也。然宮禁傳詩。禮法所禁。玄宗閱其志而嫁之。仁矣哉。夫民間無不嫁之女。而標梅

迨謂野麋

音陳

春詩列之貞女者何。聖人不絕人情。惟其

正而已。前代英君。常放宮女。多者三千。鬱陰一暢。積怨盡消。如此而不釀天地之和。弭水旱之災。培社稷之福。廣胤嗣之祥者。未之有也。我

朝選用宮人。不拘婦女。婦人入宮。年至五十。願還鄉者。聽女子入宮。十數年。願回鄉及適人者。聽從其便。又不但出放而已。

聖祖體天地之心。順陰陽之氣。閔人物之情。委曲周至如此。唐玄宗憐一宮人。此盛德事。向使推情衆女。擇其年深者。大為出放。或十年一選放。如前代故事焉。豈不尤盛德哉。



惜乎其未之及也

上刑官詩

鐵鉉。南陽鄧州人。為山東布政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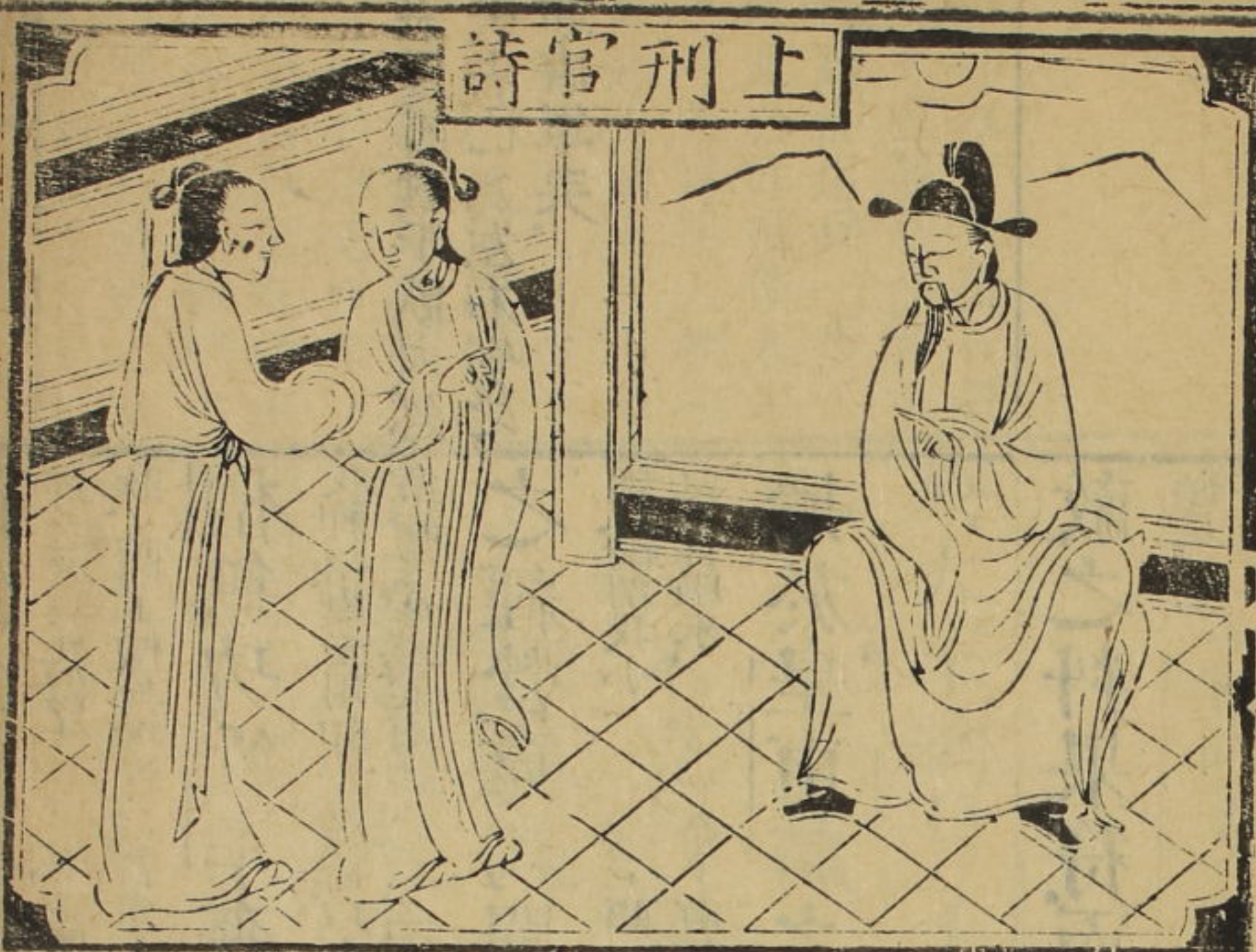
靖難兵攻濟南。不下。鉉百計堅守。幾犯

聖躬

文皇入正大統。殺鉉。妻女發教坊司隸樂籍。二女皆有文學。入司數月。終不受辱。司刑官有至教坊者。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有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傾流濕絳衣。少女詩有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之句。官得詩

上聞。帝曰。彼終不屈耶。乃赦之。皆適為士人妻。君子謂

聖王能體悉人情。賢女能保全名節



呂氏曰。古罪人不孥。當族者。有誅而無辱。漢以後。有輸織室者。勞之也。有沒為官婢者。賤之也。有流竄遠方者。困之也。隸於倡優。自唐始。肅宗以阿思布之妻入掖庭。使衣綠衣。雜俳舞。政和公主曰。不可。使思布為逆。妻不宜近至尊。倘刑與罪當。何可辱良家子。喪人名節。乃出之。則知



古今賢女圖卷之二  
教坊之廢。所從來遠矣。夫男女之倫。

聖王所重。女子自重其身。有甘萬死而義不受辱者。

文皇憐二女之節。悉放沒良大赦。

聖人之德。維持風教。可為萬世帝王法矣。

夫煩之道。

魯黔婁妻

魯黔

音乾

婁先生歿。曾子與門人往吊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

整

音急

席

章

縕袍不表。

粗惡衣表破盡

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栗

頭則足見。栗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其妻曰。斜

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

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

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

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旁無酒肉。

何所樂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

生在日。君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

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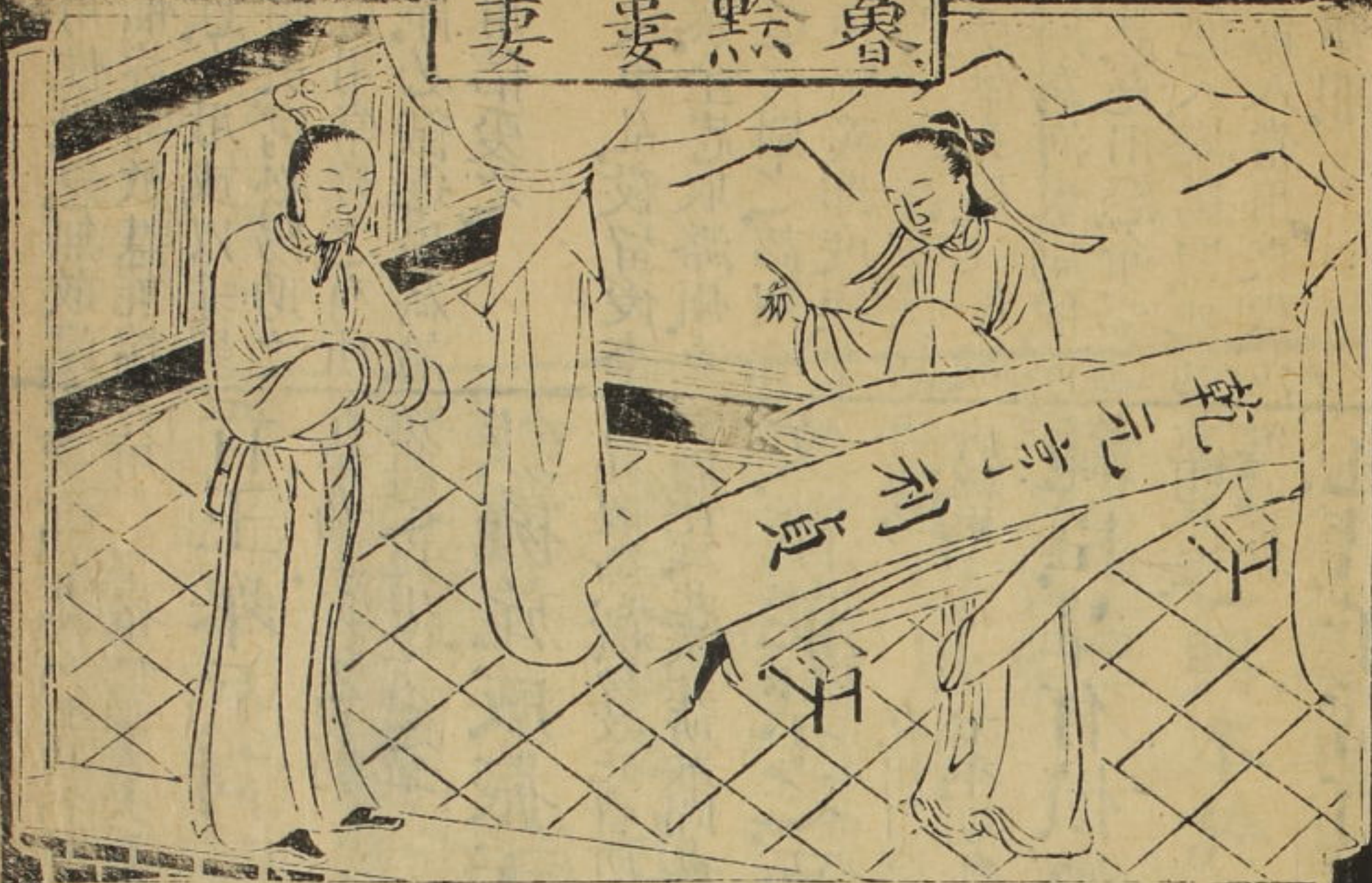
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

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於貧賤。不忻於富

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

魯黔婁妻





為康不久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此之謂也。

呂氏曰。黔婁之妻。聖人之識趣也。千古而下。令人起敬。彼婦人衣錦綉。耀金珠。傳朱粉。以財色驕人。而抵死口中無一道義語。甚者怨夫家之貧而求去。如朱買臣妻者。可為

三嘆

柳下謚惠

魯大夫展禽。家居柳下。謚曰惠。有聖德。妻之賢人情甚得。心甚知也。惠官魯三黜而不忤。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彼



三黜而不忤。亦近恥也。惠曰。油之民。日在水火。吾能已乎。汙君可仕。小官可為。吾何恥焉。惠死。門人高其行也。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自矜功。德兮。夫子之不竭。過人情。兮。夫子之信誠。忠信誠實。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強用剛兮。蒙恥。君不信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芥。不以一毫芥蒂於心兮。



豈弟和君子永能厲不以三兮嗟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

呂氏曰士君子之行乎朝著易乎閨門難婦人於夫知其內行易知其外行難惠也平生心事居官治蹟為人節槩其妻皆能一一道可謂兩賢矣丈夫平生不為嬖人所知其人品可槩見相與終身而不知夫子為何如人其婦人亦可知矣

楚於陵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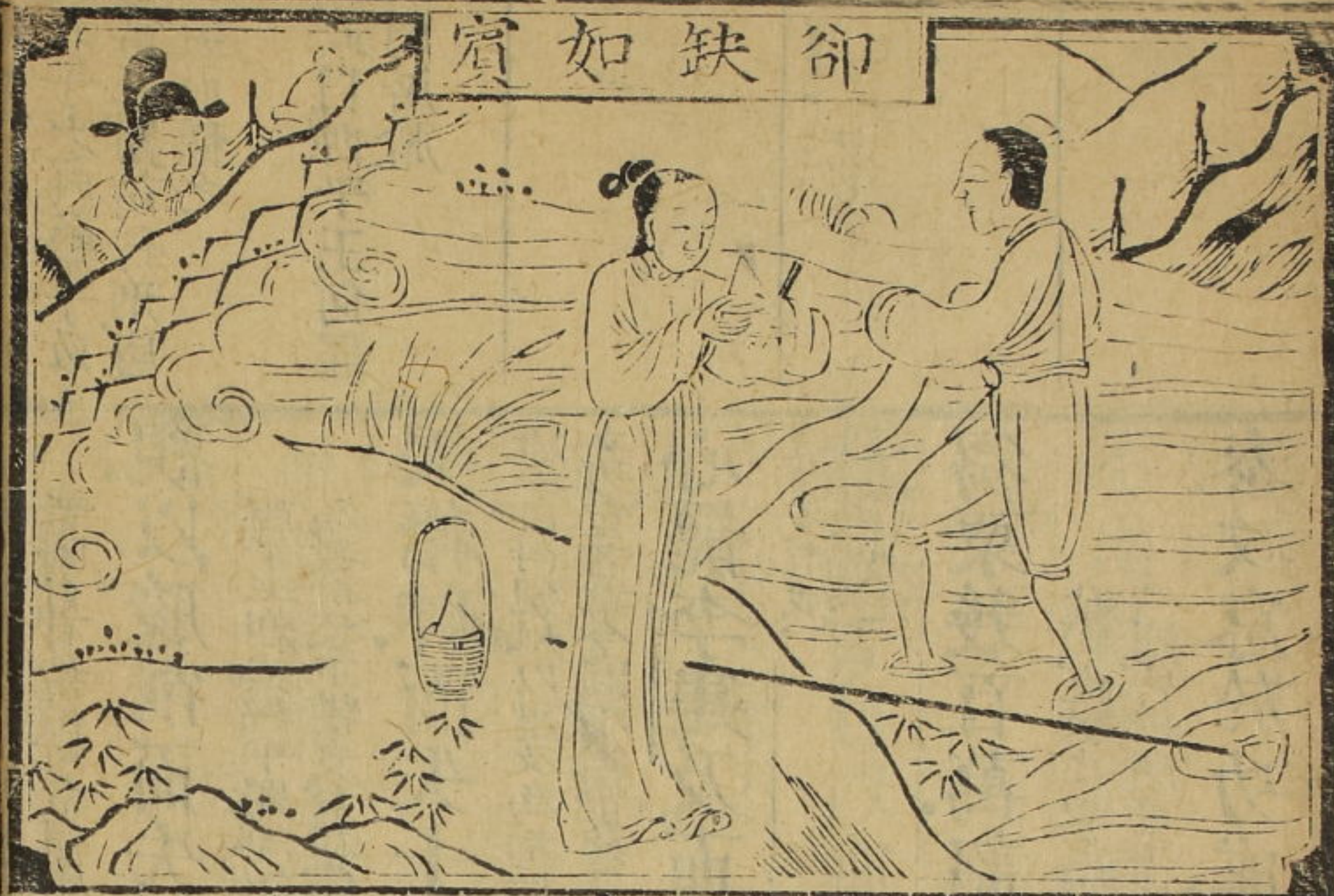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迎之子終曰僕有箕箒妻請與計之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前方丈可乎妻



曰夫子織屨為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以易身外之榮也於是子終辭使者遂相與逝而為人灌園

呂氏曰仕非不義也不仕非達節也乃若不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求之婦人蓋亦難矣





余錄黔婁子終二婦。以為安貧樂道之訓云

卻缺如賓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乃豆切其妻饁。音葉送飯持食奉夫甚謹。缺亦飲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踈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飲酌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有容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字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法。

梁孟夫妻

梁鴻妻孟光。肥醜而黑。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光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光語。遂求之。光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不同光跪而問曰。竊聞夫子高義。願侍巾櫛。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荆布之妻。與共遁世。今乃衣繡治





梁孟夫妻

容非鴻所願也。孟光曰。妾固有隱具。乃更麗衣。推髻而前。鴻喜曰。是吾妻也。字之曰德耀。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泛。至會稽。賃春人春為事。雖雖傭保之中。孟光每進食。必舉案齊眉。不敢正視。

呂氏曰。女子之愛憎。色居其先。而德為輕。此俗子庸夫淫邪之陋識也。傳稱孟光貌陋而梁鴻貧。二人者。以德相求。鴻不醜光

之色。光不厭鴻之家。至於綺羅脂粉。亦慍不使御。鴻之心。豈以色為重。輕哉。有道之識。自別。果色美而可欲也。則古今美嬾人多矣。史冊班班。孰非敗國亡家之袂本哉。

王章夫妻

王章字仲卿。漢時泰山人。初為諸生。游學長安。獨與妻居。家貧無被。病臥牛衣。編亂麻為之中。與妻涕泣。妻厲聲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作兒女子態。何鄙也。成帝時。章為京兆尹。王鳳以帝舅當權。濁亂朝政。殺人指顧間。章雖為鳳所舉。獨不附鳳。欲上書彈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哭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





上果下廷尉。妻子皆收繫。章小女  
年可十二。夜起號呼曰。平生日常獄  
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  
父素剛。其先死乎。明日問之。章果  
死。妻子皆徙合浦。章為京兆二年。  
死。不以罪。眾庶寃之。

呂氏曰。夫婦有同德以相濟者。  
於陵黔婁是已。有異見以相成  
者。王章與妻是已。牛衣之悲。兒  
女之態也。而其妻鄙之。章遂能

自奮以顯其身。鳳書之止。章妻世俗之情也。而章竟不從。  
遂至直言以成其志。論成敗。則妻不為不智。論是非。則章  
不為不忠。彼同惡者。胥陷於非。乖戾者各執其是。非德業  
之賴也。古賢夫婦。為閨門好友。故彼此相觀。而一言動不  
臧。輒恐相媿。吾於此傳有感。

王霸夫妻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孟美志行。霸初與同郡  
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郎功曹。子伯令之奉  
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  
而歸。見令狐子。慚沮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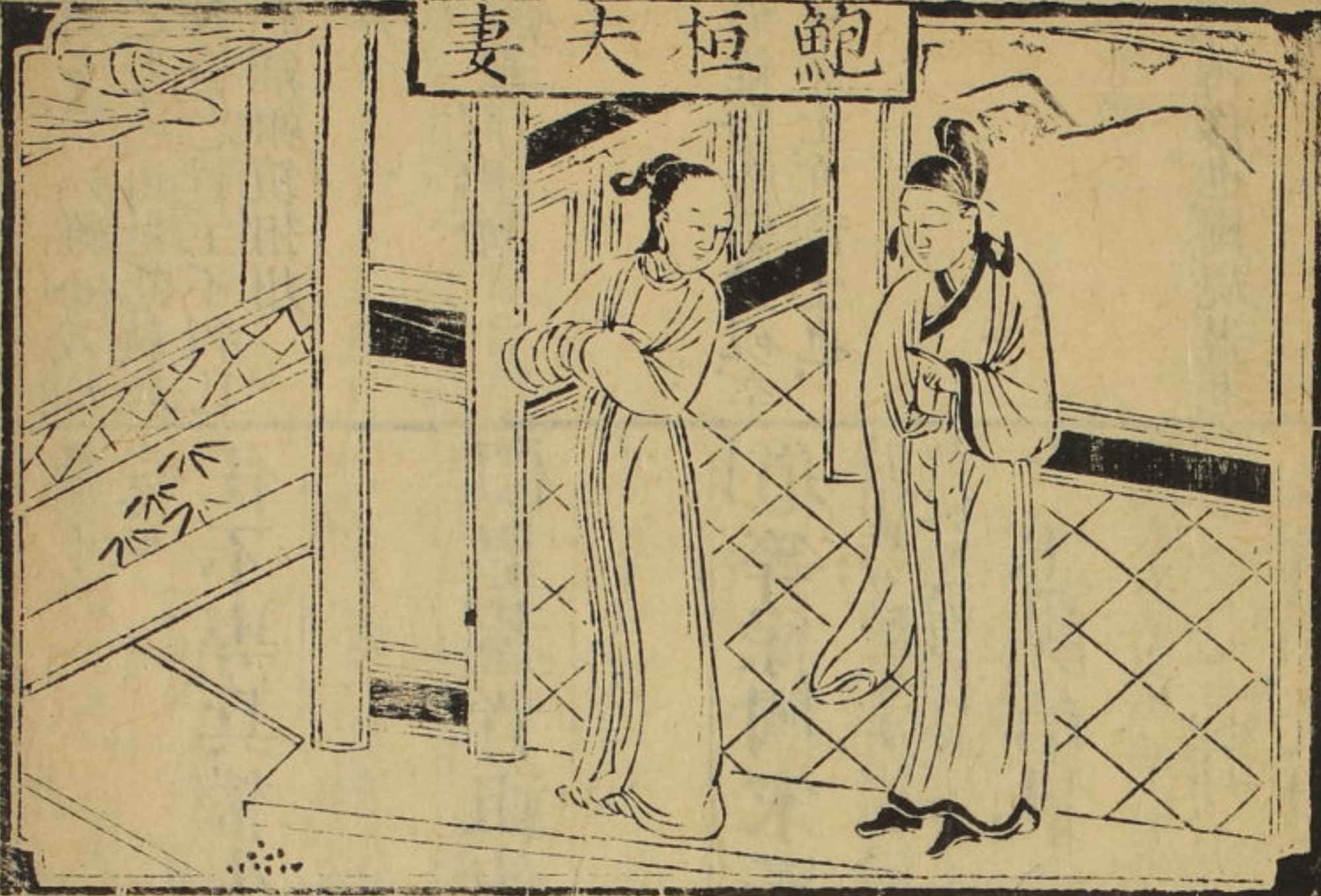




王霸夫妻

起妻怪問之霸曰吾與子伯素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盛光舉措有適而我兒鬢髮歷齒見客有忤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昔而慚兒女子乎霸音掘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相與終身隱遁

呂氏曰富貴不足榮亦不為辱貧賤不足慕亦不足羞使霸有



鮑桓夫妻

可行之道何必慕箕穎以為名高霸無仕進之心何必見趙孟而生媿色總之真識不定道心未純耳其妻對景當局不知視霸何如然清節數語則確然隱君子之高蹈也

鮑桓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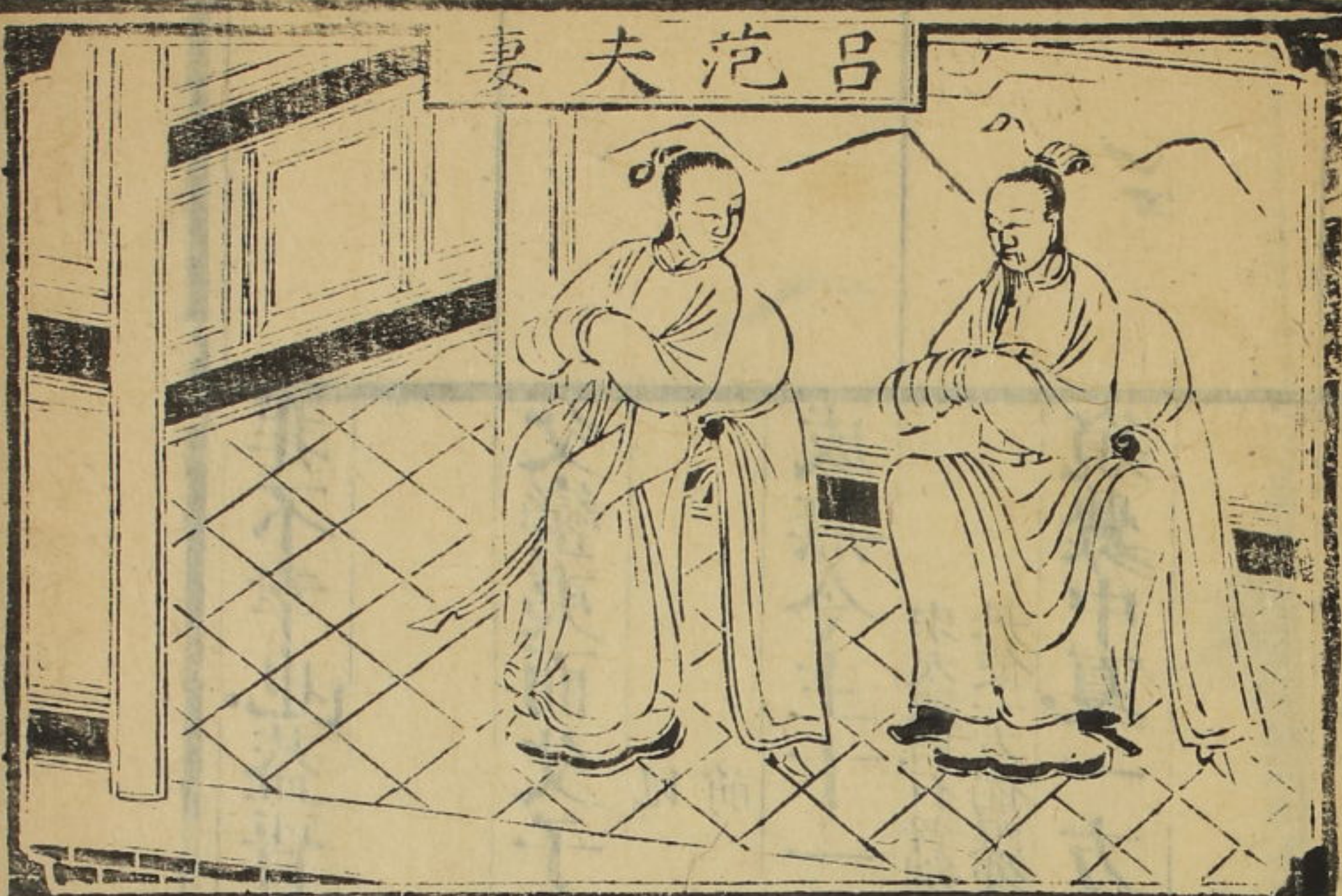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  
僕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  
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鹿車。歸  
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幡然甘貧婦之行。毀粧露面。汲  
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變。而况  
斯嬾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  
若將浼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  
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呂范夫妻



呂榮公夫人仙源夫人字也嘗言與侍  
講為夫婦。相慶六十年。未嘗一日  
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  
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每嘆范  
內翰以為不可及。范名鎮字景仁  
忠文公成都華  
陽人也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狎昵始。未  
有不以怨怒終者。榮公夫婦。惟  
其衽席無嬉戲。是以終身無面  
赤。吾錄之以為夫婦居室之法云



閨範二卷終

分編入前文子孫臣妾尸而君曰爾創業非賢君守

前見

成無令主十一年而晉不血食何足惟哉但使契丹

宋太祖曰石晉割地以略契丹繼一見使山前山後上六州之民盡歸宋元

窺禁中夏一方獨限外境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

以不供



